



四書人物聚考



十一

口 12
3019
11



門 12
號 3019
卷 11

增補四書人物考卷之八

孟子原本

按孟子七篇凡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秦焚書以其書號諸篇籍得不泯

絕。至宋始升為經。又有外書四篇曰性善曰辨文曰說孝經曰為正。趙岐謂

其文不宏深不與內篇相似疑為後人所託。然性善之篇王充亦引言之而

荀卿性惡篇多舉孟子語意皆外篇書也。惜今不復見耳。洪武時

上嫌孟子土芥冠簪之說令儒臣更修之名曰孟子節文。頒於天下。永樂中纂

修四書五經大全仍以舊本行於世云

孟子考異

白鳥鶴鶴 詩作鷺鷥

時日客喪子及女偕亡 書作曷作汝作皆

增補四書考 上五原本

第八卷

則蓋及其本矣。洪武正韻作蓋。

以過。祖莒以篤。周祐。詩作以按。祖旅以篤。于周祐。

天降。下民至厥志。書作天祐。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

有罪無罪。于曷敢有越厥志。

蓋微招角招。是也。陸筠作辭。

哀此鴛鴦。獨。詩作悼。

思戢用光。詩作輯。

湯一征自葛始至後我。書作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

子。

後我后。書作奚子后。

今此下民或敢侮于。詩作女。

自作。孽不可活。詩作道。

有仕於此。論衡作士。

厥疾不廖。詩作弗。

後我後。后來其無罰。書作後我后。后來無罰。

則取于殘。殺伐用張。書作取彼凶殘。我罰用張。

洛水擊于。書作降水。敵余。

佑我後人。咸以正無缺。書作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

逢蒙。古今人表作逢門。

庾公之斯。古今人表作老。

尹公之他。古今人表作佗。

為不若是。慙。說文作忛。

留補四書疑義 上五 考異

娶妻如之何 詩作取

族勳乃徂落 書作帝乃徂落

三年四海邊密八音 書作載

普天之下 詩作溥

夔夔齋栗 瞽瞍亦允若 書作夔夔齊慄 瞍亦允若

天誅造攻自牧宮 朕載自毫 書作造攻自鳴條 朕哉自毫

樂正裘牧仲 古今人表作樂正裘牧中

瞽不畏死 凡民罔弗諶 書作閔不畏死罔弗慙

周道如砥 詩作砥

天生蒸民 有物有則 民之秉夷好是懿德 詩作烝作豸

儀不及物曰不亨 書作惟曰不亨

仁也者人也 合而言之道也 高麗本人也 之下有義也者 宜也禮也者 履也

智也者 知也信也者 實也 凡二十字 亦不殞厥問 詩作隕

增補四書人物考上孟第八卷

梁惠王上

孟子

孟子名軻字子輿一字子車魯公族孟孫之後也世居於鄒故為鄒人父激公
宜娶仇氏 仇音 夢神人乘雲攀龍鳳自泰山來將止於嶧凝視久之忽見片雲
墜而寤時聞巷皆見五色雲覆孟氏居而孟子生焉 出闕 三歲喪父母有賢德
挾其子以居始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為墓間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
以居子也乃去舍市乃嬉戲為賈術事母曰又非所以居子也遂徙舍學宮旁
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稍長就學而歸母
方織問曰學何所至矣軻曰自若也母以刀斷織軻懼問其故母曰子之廢學
若吾斷斯織矣夫君子學以立名問以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

古云孟子
及名彥璞

精舍記云
孟子故宅

在縣東隅有塚焉其東隙地子思請堂孟子傳道於此

之是不免於斯役而無以離於禍患也何以異於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為寧能衣其夫子而長不乏食哉軻懼且夕勤學不息出列女傳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說其志命子上侍坐禮敬甚崇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說而敬之白也未諭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郊國遇程子名本於塗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軻言稱堯舜性善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况加敬乎非爾所及也出凡孟子既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不悅遂去不入婦辭母而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者妾竊惰在室夫子見妾而勃然不悅是客妾也婦人之義益不容宿請歸父母於是孟母名軻而謂之曰夫禮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之過也今子不察於禮而責於人不亦遠乎孟子遂隔婦出韓詩外傳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婦無禮請去之母曰何也曰踞母曰何知之孟子曰我親見之切

孟子小時東家設豚問其母曰河魚母曰欲法其母自悔而

言曰吾懷妊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東家豚肉以食之

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汲汲焉如農之赴時商之趨利惡有不至者乎子思謂孟軻曰自大而不修其所以大不大矣自異而不修其所以異不異矣故君子高其行則人莫能階也遠其志則人莫能及也禮接於人人不敢慢辭交於人人不敢侮其惟高哉出孔叢子軻問子思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軻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仁義而已何必曰利子思曰仁義者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下樂為亂也此為利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出孔叢子孟子道既通值梁惠

按孟子梁時魏尚

色楫楹而嘆孟母見曰子擁楹而嘆若有憂色何也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而

梁惠王上

為之此稱
之為王乃
著書之時
遺書耳

正位不為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毋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五飯謂五穀之飯也。晁音酒。粳。養姑舅。縫衣裳而已。故有閭內之脩。而無境外之志。易曰。在中饋無攸遂。家人卦。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小雅斯。

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年少則從乎父母。出嫁則從乎夫。

夫死則從乎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我。行乎。我禮我。何憂。

平出列女傳。孟子復去齊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濶於事情。當是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

而諸侯東向朝齊。天下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

之德。是以所語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以

詔來世。娶由氏。生子名仲子。出史記。孟子曰。江海於行潦者深廣也。泰山別

於丘陵者高大也。若深不異於行潦。則孺子浴其淵。高不出於丘陵。則跛羊步

其巔。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饑。莫知以學愈愚。夫學者崇名立身之本也。議

狀齊等而飾貌者。好質性。同倫而學問者。智是故砥礪琢磨非金也。而可以利

金。詩書辟正非我也。而可以厲心。或問為學之道。孟子曰。靜然後虛。使良心

不汨於欲。領然後會。使良知不誘於物。則道之章微析妙罕不解矣。此學之道

也。韓詩外傳。孟子說齊宣王而不悅。淳于髡侍。孟子曰。今日說公而君不悅。意者

其未知善之為善乎。淳于髡曰。夫子亦誠無善耳。昔者匏巴鼓瑟而潛魚出聽。

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魚馬猶知善之為善。而况君人者也。孟子曰。夫震雷之

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日月之明。徧照天下。而不能

盲者卒有見。今公之君若此也。淳于髡曰。不然。昔者揖封生高商。齊人好歌。杞

梁之妻悲哭。而人稱詠。夫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夫子苟賢居魯而魯

國之削何也。孟子曰。不用賢。削何有也。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汙

澤。曾子曰。晉文公。上流。梁惠王上。

書曰。人知
冀其田不
知冀其心
冀田不過
利苗得粟
心易行而
得其所欲
何謂盡心
博學多聞
何謂易行
一性止淫

管子云。虛
其欲。神將
入舍。掃除
必潔。神乃
爾處。

莊子云。言
者無以與
于耳目之
觀。聾者無
以與于鐘
鼓之聲。

世夫執冬至必彫吾亦時矣

亞聖孟子諡號

孟子宋自宗封鄒國公詔配享孔子廟庭元贈鄒國亞聖公我
太祖高皇帝覽孟子上芥冠雙謂非人臣所宜言諡去其配享諫君以不敬論
命金吾射之刑部尚書錢塘視輿疏諫袒胸受箭曰臣得為孟軻死死有餘
榮上覽情詞剴切為感動遂復祭命太醫療錢塘箭瘡嘉靖改稱亞聖孟
子

梁惠王

梁惠王名罃魏武侯子擊之子也其先周文王庶子畢公高封于畢後絕封為
庶人至畢萬事晉獻公伐霍有功封於魏為大夫萬生武子武子生悼子悼
子生魏絳絳生魏嬴嬴生魏獻子獻子生魏侈侈之孫曰桓子桓子與趙襄子
韓康子共滅智伯分其地桓子之孫曰文侯文侯生武侯武侯生罃罃稱王是
為惠王其人初武侯卒罃與公仲緩爭為太子武侯元年封公子緩為太子公孫
自安邑徙

國名紀志
魏惠六年
自安邑徙
梁遂曰

梁今開封
魏大
所築張儀
無名山平
州東魏為梁

罃自宋入趙自趙入韓謂韓懿侯曰魏罃與公仲緩爭為太子今罃得王錐
所夾上黨今潞州固甲國也因而除之除魏罃破魏必矣不可失也懿侯悅乃
與武成侯合兵伐魏魏大敗趙謂韓曰殺罃立公仲緩割地而退我二國之利
也懿侯曰不可殺魏侯人必曰暴割地人必曰貪不如分之分立魏罃魏分
為兩不強於宋衛則我終無魏之患矣趙不聽懿侯不悅以其兵夜去成侯亦
去罃遂殺公仲緩而立二年魏敗韓於馬陵敗趙於懷三年齊敗我觀五年與
韓會宅陽城武堵魏將為秦所敗六年伐取宋儀臺九年伐敗韓于澮與秦戰少
梁虜我將公孫座取龐十年伐取趙皮牢慧星見十二年與趙會鄆出史十五
年魯衛宋鄭君來朝惠王觴諸侯于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與避席擇言
曰昔儀狄造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
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不寐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公食之飽

後漢邊讓
遊雲夢之
澤息于荆
臺之上前
方准之水
在洞庭之

波台領彭
有巫山之
則延日廣
坐觀觀終
小傾謂左
史倚楫曰
盛哉斯樂
可以遺老
而忘死也

而寢安。至旦不覺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晉文公得南威也。姜女三日不聽
朝。遂推南威而遠之。曰。後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臺而望奔山。左江
而石湖。以臨徬徨。其樂忘死。強臺一作荆臺。即章華臺也。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有以
高臺。陂池亡其國者。停水曰陂。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之味。易牙之調
也。左白台而右閭須。白台閭須皆美女。南威之美也。前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有
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君兼此四者。可無戒與。梁王稱善。相屬。相好也。出戰國策。十六
年。與齊威王會田於郊。郊。縣名。屬沛郡。惠子曰。齊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惠王曰。寡人
國雖小。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為寶
者。與王異。吾臣有檀子。檀姓也。史失其名。勝子黔夫種首此四臣者。將照千里
豈特十二乘哉。惠王有慚色。出資治通鑑。十七年。與秦戰元里。秦取我少梁。闢趙邯
鄲。今廣平府。十八年。伐邯鄲。趙請救于齊。齊使田忌孫臏救趙。敗魏桂林。十九年。諸

孫武孫武
法泊車魏
為將軍自
謂不能及
臆乃陰名
臆既至用
以法斷其
兩足而黥
之齊使者
如梁臆以
刑走除見
齊使齊使
以為奇竒
載之齊田
忌客之進
于威王問
兵法遂為
師

侯圍我襄陵。築長城。塞固陽。固陽。縣名。屬漢。二十年。歸趙邯鄲。與盟漳水上。二十
年。與秦會彤。二十八年。中山君相魏。魏。文侯城中山。使子擊守之。後尋復國。三
十年。魏伐趙。趙告急於齊。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
而令太子申為上將軍。過外黃。外黃徐子謂太子曰。徐子。外黃人也。時屬宋。故
雍任縣界本屬外黃縣。即
太子申見徐子之地也。臣有百戰百勝之術。太子曰。可得聞乎。客曰。固願效
之。曰。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莒。密州縣也。言從西破則富不過有魏。貴不益
為王。若戰不勝齊。則萬世無魏矣。此臣之百戰百勝之術也。太子曰。諾。請必從
公之言而還矣。客曰。太子雖欲還。不得矣。彼勸太子戰攻。欲啜汁者衆。言欲因
勝而拾其餘。太子雖欲還。下可得矣。太子因欲還。其御曰。將出而還。與北同太
子果與齊人戰。敗於馬陵。馬陵在樸州。鄆城縣東北。六齊虜太子申殺將軍洎
軍遂六破。三十一年。秦趙齊攻伐我。二十九。五月。齊田盼伐我。東鄰。九月。秦
衛鞅伐我。西鄰。十月。邯鄲伐我。北鄰。王攻

晉書四書身才
上孟 梁惠王上

國策惠王
名惠絕曰
齊寡人之
仇也吾欲
悉兵攻之
何如對曰
不可臣聞
王者得度
伯者知計
王欲報齊
不如因而
變服折節
而朝秦楚
王必怒矣
王游人以
啟其間則
楚必伐齊
以休楚而
伐罷齊則
必為楚擒
矣是玉以

新唐書段
秀實曰十
者天子曰
萬乘諸侯
曰千乘大
夫曰百乘
蓋以大制
小以十制

衛鞅我師敗績是也

然言二十九年下同秦將商君詐我將軍公子卬而襲破其軍

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

以安秦魏公子卬以為然會盟已飲而鞅伏甲士襲虜卬因攻其眾盡破之秦

用商君東地至河而齊趙數破我安邑近秦於是徒治大梁

以公子赫為太子

鞅年雖少有奇才願君舉國而聽之即不用必殺之無令出境王諾而去公叔

召鞅曰吾先君而後臣故先為君謀後以告子子必速行矣鞅曰君既不能用

子之言任臣又安能用子之言殺臣乎鞅過秦見孝公公大悅與議國事致有

公子卬之敗惠王始嘆曰吾恨不用公叔之言也

君亡秦歸魏魏怒不受復內

主會于河南惠王數敗於軍旅甲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

三十六年復與齊王會軌是歲惠王卒子襄王立

萬乘千乘百乘

前漢刑 殷周以兵定天下天下既定戡藏干戈教以文德而猶立司馬之官設

六軍之衆 司馬官卿掌邦政軍旅屬焉萬 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

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

為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

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

二頭甲士三人 卒七十二人于戈具備是謂乘馬之法

七十六頃五百十二家出土卒七十五人則殷周之制不及七家給一同百里

提封萬井 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

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疋兵車百乘此卿大夫

百乘之家采地之大者也

采官也因官食 地故曰采也 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六萬井

管子地員篇 上丘梁惠王上

定出賦六萬四千疋，戎馬四千疋，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疋，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車徒于戈素具。

沼

註：沼池也。世說：在真池，即梁惠王故沼。

鴻鴈

宋謝靈運 山居賦云：海鳥遶風，胡禽避涼，夷主靖比，霜降南容，按响雲漢，侶宿江潭，淮南子曰：惟自河北。物總：鴻陽鳥，狀如鵝而小，江淮洲渚間，動計千百，大者居其中，合鴈如圍而警察，飛有先後行列，鴻愛陽而惡陰，夜泊洲渚，秋南而春北，鴻其鴈之大者也。羽毛純白，疑所稱白鴈者，即鴻也。月令：仲秋之月，鴻鴈來，季秋之月，鴻鴈來，實疏鴈以仲秋先至為主，季秋後至為賓。續墨客：雁屏云：北方有白鴈，秋深則來，則霜降，河北人謂之霜信。杜詩曰：故國霜前白鴈來。是也。魏書：雁鴈愛力，遇風迅舉。

衡侯好鶴，曹伯愛鴈。物類：鴻陽鳥也，飛作八字在天，人若張其一，則飛行中。志云：鴻陽鳥也，飛作八字在天，人若張其一，則飛行中。

衡州有回鴈峰，鴈不過此，遇春而回。說郭：嘗言謂鴈為孤而不。及雙者，蓋鴈屬乎陽而已。成公綏賦云：辰火西流，秋風屬起，軒翥鼓翼，抗志萬里，過雲夢以娛遊，接淮酒而侶憩，晝顧眺以候遠，夜警循而相衛。

麋鹿。鹿性喜林，麋性喜澤，鹿林獸也，林屬於山為麓，故其字從鹿。格物論云：鹿黃。質班，班有白點，性多驚烈，能別良草，食九草，餘則不嘗。一曰：葛葉及花，鹿藥白蒿，水芹，甘草，齊頭，高山耳薺。音：薺亦也。諸毒不食，處必山岡，一千年為蒼鹿，又五百年為白鹿，又五百年化為玄鹿，牡有角無齒，牝有齒而無角，無齒謂上齧，無齒謂下齧，則牡牝俱有齒也。衡波：鹿生三年，其角自墮，埤雅云：麋水獸，鹿屬也，故麋之文從鹿從米，則以麋性善迷故也，色青黑，肉蹄一牡能乘。

取諸此也。談者押焉。鹿主古之。其於文以。尾旋轉為。鹿隨之。其所得麋。鹿主古之。談者押焉。取諸此也。

曾甫曰：書考。梁惠王上。

。訓譯名。十牝麋有四目其二夜目也。蓋日下有竅夜能視也。故淮南子曰：孕婦見鹿而謂鹿為伊。子四目。方氏曰：鹿好群而相比，陽類也。故夏至感陰氣而角解，麋多慾而善迷陰類也。故冬至感陽氣而角解。熊氏曰：鹿孕子於仲秋而生於春，麋孕子於仲春而生於秋。爾雅：鹿牡，曰麋。音。牝牡曰麋。音。其子曰麋。音。說文：牡鹿曰麋。音。加牝鹿曰麋。又作麋。音。鹿迹

迹異記云：鹿者仙獸，帝自能樂，性從適雲，泉至六十，年必穢，之無辨，土人謂之馬鹿，以是知趙高指鹿為馬，蓋以類耳。鹿性警防，分背而食，食則相呼，群居則環其角，外向以防物之害已。故毛詩：草蟲經曰：鹿欲食，鳴相召，志不忘也。爾雅疏云：古稱

詩經始靈臺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麋鹿攸伏。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物魚躍。虞音。業維樅。音。實音。楚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靡於論鼓鐘於樂，辟靡。鼉鼓逢逢，矇瞍奏公。

靈臺 靈囿 靈沼

三輔故事：圖曰：文王靈囿在長安縣西四十二里，靈沼在長安西三十里，靈臺在長安西北四十里，高二丈，周四百二十步。長安志曰：文王宮在鄠縣，靈臺靈囿靈沼皆屬其地也。臺沼圍詩人嘗頌其靈矣，而不載其制，今無可攷。獨靈臺遺址至正觀尚在。玉海：鄭康成曰：大雅靈臺一篇之詩，有靈臺囿沼，有辟靡，則辟靡及

三靈皆同處矣。囿沼同言靈於臺下，為囿為沼可知。辟靡即天子太學也。王制言太學在郊，乃殷制，其周制則太學在國。太學雖在國，而辟靡仍在郊，何則？囿沼魚鳥所萃，不可在國中。也。鄭以靈臺辟靡在四郊，則與明堂宗廟皆異處矣。

魏王泰括地志曰：辟靡靈沼，今悉無復處，惟靈臺孤立。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太廟之中，雍之靈沼，謂之辟靡，諸侯有觀臺，亦在廟中，皆以望景祥也。易

文王二十九年伐崇作靈臺。易是類作靈臺，受亦雀丹書。詩含神作邑

禮甫刊書卷之三十五 梁惠王上

詩含神 霧云 作邑

乾

王海昌氏曰：文王作臺主于臺，氣復觀民，俗以察天人之意，因以疏滄精，神言節勞，逸一弛一，張無非舉。

鹿生角乃正

三輔故事

漢作靈台

丁城東園

作靈臺于

豐水東常

以四而之

月登臺而

觀

三靈皆同處矣

囿沼同言靈於臺下

為囿為沼可知

外豐起靈臺

孝經按神契曰

靈臺所以宣德察微

盧植禮記註云明堂即太廟也

天子太廟上可望氣故謂之靈臺中可以序昭穆故謂之太廟圓之以水似壁

故謂之辟雍 頤子容春秋釋例云太廟有八名其體一也肅然清靜謂之清

廟行禘祫序昭穆謂之太廟告朔行政謂之明堂行饗射養國老謂之辟雍占

靈物望氛祥謂之靈臺其四門之學謂之太學其中室謂之太室總謂之宮

公羊傳注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登高望遠人情所樂動而

無益於民者雖樂不為也 文王既出羗里周公旦築為靈臺 說苑積恩

為愛積愛為仁積仁為靈靈臺之所以為靈者積仁也神靈者天地之本而為

萬物之始也是故文王始接民以仁而天下莫不仁焉文王之至也 新周王

作靈臺及為池沼掘地得死人之骨更以聞於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

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其王又安

求主遂令吏以衣冠更葬之天下聞之皆曰文王賢矣澤及枯骨又況於人乎

或得寶以危國文王得朽骨以喻其意而天下歸心焉

淮南子曰王為玉 門築壘者

湯誓

王曰格汝眾庶 格來也 悉聽朕言非台小子 台我 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今汝有眾汝曰我后不恤我眾舍我穡事而割正夏 陶正有夏之罪 予惟聞汝眾言夏

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

有眾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輔予一人

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

赦

河內 河東

疏按魏地紫鵠參之分野其界自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河東本殷之舊都周

七國形勢 疏注周禮

梁惠王上

七

第八卷

王以河內賜晉文公

既滅殷分其地。畿內為三國。詩風邶鄘衛是也。七國形勢攷云。按晉語入河外列城。

五注云河東也。晉以河東為河外。魏以河南為河外。戰國策。春申君說秦王曰。

王舉甲兵而攻魏。社大梁之門。舉河內。注屬司隸。魏世家。西門豹守鄴而河內。

稱治。述其記云。魏世河內冬兩東。

鼓

禮地官鼓人掌教六鼓之音聲。用以和軍旅。以賁音焚鼓。軍事軍動則鼓其衆。

禮大司馬辨鼓鐸鐃之用。王執路鼓。路者道之大也。王以諸侯執賁鼓。賁者

事之大也。諸侯為軍將執晉鼓。軍將執萬二千五百人。晉以進為義。師帥執提。師帥統二千五百

上執事。故執賁鼓。旅帥執鼙。旅帥統五百人。卒長執鐃。卒長統百人。執。兩司馬執鐸。

提而擊也。旅帥執鼙。騎上鼓亦作鼙。卒長執鐃。金鐃以止鼓。兩司馬執鐸。人執金鐸以退鼓。公司馬執鐃。公司馬伍長也。以教坐進退疾徐疏數之節。中

軍以擊合鼓。中軍之將擊鼙以命。鼓人皆三鼓。師帥各三擊。司馬振鐸。振鐸以

羣吏作旗。皆相所建。車徒皆作。車徒之坐而鼓行鳴鐃。鼓人擊鼓以行之。車徒

皆行。車徒之作。及表乃止。山澤之虞險去田草而立表以正行列也。每三鼓。鹿

音鐸。人又三鼓也。掩鐸。羣吏攷旗。聞鐸皆坐。車徒皆坐。自氣也。又三鼓。鼓人又

振鐸。司馬又作旗。羣吏聞鐸又車徒皆作。皆起。鼓進鳴鐃。伍長鳴鐃以節之。車

驟徒趨。此言赴敵尚。及表乃止。自第二表驟趨。坐作如初。亦如第二乃鼓。鼓人

鼓。車馳徒走。此言勇於。及表乃止。自第三表馳至。鼓戒三闕。音缺。聲鼓以

節。車三發。徒三刺。每鼓一闕則車一發。徒一刺。至乃鼓退。衆已勝敵。故鳴鐃且

却。卒長鳴鐃。以。及表乃止。自第四表退至。坐作如初。坐作亦如前法。云。鼓聲之聲

謹。謹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鞀之聲。則思將帥之臣。東陽許氏曰。集註

兵以鼓進。以金退。亦大約言之。周禮大司馬辨鼓鐸鐃之用。大抵鐃進鐃退

鐸兼進退也。後世戰陳蓋專以金聲退耳。左傳。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

鼓。兼進退也。後世戰陳蓋專以金聲退耳。左傳。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

鼓。兼進退也。後世戰陳蓋專以金聲退耳。左傳。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

鼓。兼進退也。後世戰陳蓋專以金聲退耳。左傳。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

鼓。兼進退也。後世戰陳蓋專以金聲退耳。左傳。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

鼓。兼進退也。後世戰陳蓋專以金聲退耳。左傳。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

鼓。兼進退也。後世戰陳蓋專以金聲退耳。左傳。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

鼓。兼進退也。後世戰陳蓋專以金聲退耳。左傳。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

鼓。兼進退也。後世戰陳蓋專以金聲退耳。左傳。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

鼓。兼進退也。後世戰陳蓋專以金聲退耳。左傳。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

鼓。兼進退也。後世戰陳蓋專以金聲退耳。左傳。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

鼓。兼進退也。後世戰陳蓋專以金聲退耳。左傳。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

鼓。兼進退也。後世戰陳蓋專以金聲退耳。左傳。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

鼓。兼進退也。後世戰陳蓋專以金聲退耳。左傳。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

鼓。兼進退也。後世戰陳蓋專以金聲退耳。左傳。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

鼓。兼進退也。後世戰陳蓋專以金聲退耳。左傳。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

鼓鞀文公
鄧州谿堂
詩其鼓鞀
擊其用其

哀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 又曰金鼓以聲氣也 孔疏云言金鼓以聲氣謂
聲盛致志皆謂士眾由聞金鼓聲氣滿盛能致勇武之志以 周 禮 鼓人掌教六
擊前敵注不言金當以金有止眾之時不足盡以殺氣故也 禮 鼓人掌教六
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以金鐃節鼓以金鏡止鼓以金
鐃通鼓是鐃鐃皆助鼓以聲氣其鏡則鳴之以止鼓大司馬教戰法亦云三
刺之後乃鼓退鳴鏡且却哀十一年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杜
云鼓以進軍金以退軍

甲

釋名云甲
似物有孚
甲以自禦
亦曰介曰
函曰鎧皆
堅重之名
。該文曰
首鎧謂之
兜鍪亦曰
冑

帝王世刊少康作甲 管子曰葛盧之山發而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
本云 札之子 禮書 甲之制腰以上為上旅腰以下為下旅革堅者札長
為劍鎧此其始也 故其屬少其次札短故其屬多札其葉也屬其俗也會眾札謂之旅上旅為衣
下旅為裳 萬花 甲之制十有三一曰明光甲二曰光要甲三曰細鱗甲四曰
山文甲五曰烏錐甲六曰白布甲七曰皂綰甲八曰布背甲九曰毳毼甲十曰
皮甲十一曰木甲十二曰鎖子甲十三曰馬甲 孫卿子云楚人鮫革犀兕以
為甲堅如金石 漢書 甲不堅密與袒裼同 凡甲下飾謂之裳 見左 田藏謂
之纍 見國 甲衣謂之裘 見禮 記

兵

世本云蚩
尤以金作
兵其有五
一弓二戈
三矛四矢
五戟又刀
劍曰短兵

禮 司 兵 掌 五 兵 五 盾 各 辨 其 物 與 其 等 以 待 軍 事 及 授 兵 從 司 馬 之 法 以 頒 之
及其授兵輸亦如之及其用兵亦如之 禮 夫 兵 之 原 發 於 人 之 爭 心 而 五 兵
之制有象自然之物類要之各適其用而已先儒者以矛屬春戰屬夏戈屬秋
鏃屬冬有以弓助夏鏃助秋盾助冬有以兵助秋甲鑿助冬不可攷也周官司
兵軍事會同建車之五兵則兵有車之五兵兵有步之五兵車之五兵戈爰戟
酋矛夷矛也步之五兵無酋夷而有弓矢也

穀

月令云五
時食穀春
麥夏秋
夏稷秋麻
冬黍。芑
薛大指五
穀注稻稷
麥豆麻

穀之種不一有言三穀為梁稻穀者有言五穀為麻黍稷麥豆者有言六穀為稻黍稷梁麥芑者有言九穀為稷秫黍稻麻大小豆大小麥者有言百穀包舉三穀各二十種為六十穀之實助穀各二十者楊泉物理論曰梁者黍稷之總名也稻者概種之總名也菽者眾草之總名也三穀各二十種為六十種蔬菓之實助穀各二十種為百穀故詩曰播厥百穀者眾種之大名也

數畧

國語
魯宣公夏濫於泗淵
水以取魚
里革斷其罾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孟春蟄虫始震水虞於是乎講罾魚罾也罾魚網也罾魚筒也取名魚名大魚登川澤川禽備蟹而嘗之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水故介國人取之以助宜鳥獸孕水蟲成春時鳥獸方懷魚鱉已成畜獸魚於是乎禁罾羅禁不得皆音取鳥獸析魚以

為夏稿
魚鱉夏不得取故於此
助生阜也
助鳥獸之生長也
鳥獸成水蟲孕小虞於是乎禁罾羅

平禁罾羅得取魚鱉設罾鄂以實廟庖畜功用之功且夫山不槎菜不斫株澤不伐天不伐草木魚禁鯢魚鯢魚子鯢魚未成者獸長麋鹿鹿鳥翼鷖卵蟲舍蜚蝶緣蕃庶物也古之訓也今魚方別孕而懷子不教魚長又行網罟貪無執也公問之曰吾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罾也為我得法使有司藏之使吾無忘諭音審師存侍曰藏罾不如真里革於側之不忘也

洿池

孔安國曰停水曰池廣雅洿池也圓曰池曲曰洿風俗通云孫子有金城湯池之說後人因此開地為池以養魚鱉百今事物類放云黃帝破蚩尤而為池洿蓋始於此韓昌黎池記云虛以鍾其太盈以出其惡子華曰水有四德池為一

曾甫曰韓昌黎上五梁惠王上

焉沐浴羣生澤流萬世仁也揚清激濁滌蕩塵穢義也弱而難勝勇也導江流河變盈流謙智也

斧斤

古今事物類攷云神農作斧斤汲冢周書云欲伐而不得生斧柯又云山林非時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長川澤非時不入網罟以成魚鱉之長不麝不卵以成鳥獸之長

山林

禮地官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為之厲而為之守禁仲春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凡服耜斬季材以時入之令萬民時斫材有期日凡邦工入山林而掄林不禁春秋之斬木不入禁注鄭司農云陽木春夏生者陰木秋冬生者若松柏之屬玄謂陽木生山南者陰木生山北者冬斬陽夏斬陰堅濡謂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若斬木材則受法於山虞而掌其

政令

宅

釋名宅擇也言擇吉處而營之也禮地官載師以宅田任近郊之地宅田即宅趙氏曰古者一夫一婦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八家是為八百八十畝餘公田二十畝八家分之得二畝半以為廬舍城邑之居亦各得二畝半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在野曰廬在邑曰里廬各在其田中而里聚居也尉繚子云天子宅千畝諸侯宅百畝大夫以下里舍九畝周禮國宅無征注云城中之宅無稅也風俗通云宅不西蓋俗說西者為上上蓋宅者幼家長也南向北向西方為上前漢志曰理民之道地著為本井方一里是為九夫每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為廬舍還廬樹

梁惠王上

茅構鳴噪之所集也
町畦之所
交因犯擔
而川樹由
妨基而剪
巢

桑菜茹有畦。瓜匏果蔬殖於疆場。在野曰廬。在邑曰里。禮書一里八十戶八
家共一卷。選其耆老。有高德者。名曰父老。其有辨護伉健者。為里正。民春夏出
田。秋冬入保。田作之時。父老及里正旦開門坐塾上。晏出後時者。不得出。暮不
持田器者。不得入。五穀畢入。民皆居宅里。正趨緝男安。同巷相從。夜
績。

桑

格物論云
桑皮粗枝
幹條疎葉
多刺缺面
深綠色而
有光

月令 季春之月。命野虞毋伐桑柘。鳴鳩拂其羽。戴勝降於桑。具曲值籩。筐后妃
齋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毋觀。省婦使以勸蠶事。爾雅云桑 典術 桑木者
柳醜條 曰 桑木者
箕星之精神。木食葉為之。章人食椹老翁為小童。范子計然曰 史記 齊魯
桑葉出三輔 曰 齊魯
于畝。桑其人與于戶侯等。穆天子 天子居范宮以觀桑者乃飲於桑中 命桑
虞出桑者。用禁暴民。注桑。虞。空。桑者。王盤農書云 桑種甚多 不可徧舉 世所

山海經云
宜山上有
桑六十五
尺其枝四
濶名曰帝
女之桑郭
璞云婦人
王桑故以
名也

名者荆與魯也。荆桑多椹。魯桑少椹。葉薄而尖。其邊有辨者。荆桑也。凡枝幹桑
葉堅勁者。皆荆之類也。葉圓厚而多津者。魯桑也。凡枝幹條葉豐腴者。皆魯之
類也。荆之類。根固而心實。能久遠。宜為樹。魯之類。根不固。心不實。不能久遠。宜
為地桑。然荆之條葉。不如魯葉之盛茂。當以魯桑條接之。則能久遠。而又盛茂。
也。魯為地桑。而有厭條之法。傳轉無窮。是亦可久遠也。荆桑所飼蠶。其絲堅韌。
及中紗羅。用禹貢稱厥篚。厥絲。注曰魯桑之類。宜飼大蠶。荆桑宜飼小蠶。凡桑
果以接博為妙。一曰身接。二曰根接。三曰皮接。四曰枝接。五曰籩接。六曰搭
接。今夫種植之功。其利既溥。又加以接博。猶變稂莠而為嘉禾。易砮砮而為
美玉也。既接博矣。復須剔其重蠹。柳子所謂吾聞養樹得養人術。此長民為國
者所當視效也。

鷄

爾雅 雞之大者曰蜀蜀子曰雞音余未成雞者曰健音欽三尺曰鶉音見九家風應

節而變變不失時鷄至時而鳴與風相應也二九十八主風精為鷄故鷄十八

日剖而成雛二九順陽曆故鷄知時而鳴也月令季冬之月雉雊鷄乳馬氏

注云雉火畜也感於陽而後有聲鷄木畜也麗於陽而後有形汝家周書云大寒

鷄始乳古今注云鷄一名燭夜物類相感志云警畜能知時雖風雨陰霾而戒時不戒時至則

啼人以為候故周書緯云鷄陽鳥也所以為人候四時也又云野鷄屬陰先鳴而後鼓翼家鷄屬陽

先鼓翼白澤圖云鷄有四距重翼者龍也殺之震死交廣志云鷄有胡髯五指金較

反翅之種大者蜀小者荆白鷄金較者美駝鷄昂首高可七尺出忽魯謨斯國

長尾鷄尾細而長長三尺者出朝鮮國長五尺餘者出東夷馬韓國九真郡出

長鳴鷄音甸出應時鷄晝夜依時而鳴並不爽失神異經云扶桑山有玉鷄玉

鷄鳴則金鷄鳴金鷄鳴則石鷄鳴石鷄鳴則天下之鷄悉鳴而潮水應之矣河

冥記云影娥池有伺夜鷄隨鼓節而鳴從夜至曉一更為一聲五更為五聲一

曰五時鷄又云有遠飛雞夕則還依人曉則絕飛四海外朝往夕還異物記

云伺潮雞潮水上則鳴孫綽望海賦曰石雞清響而應潮是也異物志云狼

育地之雞特凜異聲

豚 豚豕子易曰信及豚魚正言豚魚者豚微物而遁逸魚微物而潛逃信所難及

改也

狗 狗三月而生陽主於三故狗各高三尺爾雅尖生三稜音宗二師一衛音祈

未成毫狗家獸也孔子曰狗叩也叩氣吠以守也易長為狗狗善警吠止禦

又其性前趨故良為狗詩無感我悅兮無使厖也吠爾雅厖狗也狗善猜警

梁惠王上

玄中記云 東南有桃 都山上有 天鷄日初 出照此山 天鷄即鳴 而後鳴 隨之鳴

按莊子越 雞不能伏

同能之矣 是魯雞大 而越雞小 也故 有 雞之 越

非禮相陵則警吹故詩以惡無禮

彘

題辭 斗星時散精為彘四月生應天理竭其尾故謂之彘大喜靈馬喜風不喜雨故天將久雨則豕進涉水波詩曰有豕白滴豕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涉洿矣

百畝之田

金仁山曰古者六尺為步步百為畝一夫一婦受田百畝又受田廬之地二畝半邑居二畝半田以九百畝為一井八面皆百畝為私田八家受之內一百畝為公田又有公田之內除二十畝為廬舍八家則每家得二畝半邑屋所受亦如之古所謂畝即今田疇其廣六尺其長六百尺是為一畝若以今大步計之則古百畝當今四十一畝古者一畝半當今一畝十步

庠序 詳見設為庠序節

禮明堂位云 庠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氏之序也

道路

釋名 道路也路露也言人所蹈而路見也 爾雅 一達謂之道路二達謂之岐

旁三達謂之劇旁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康樂也莊盛也七達謂之劇

驂八達謂之崇期崇多也多道會期在此九達謂之達達一曰楹言似龜皆故曰楹廟中路謂之唐

釋名 城下路謂之豪豪期也言都邑內所期也祖駕處步所用道謂之蹊蹊侯也言射疾別用之故還侯於正道

廣雅 澤音 亦軌垣垣音街徑闔闔 眈眈音千音道也又眈涂陳阡陌術亦道也別名

周官 甸溝上有眈釋名云涂度也言所由得通度也堂途曰

陳言賓主相迎陳列之處也風 俗通云南北為阡東西為陌 昔黃帝為八子匠

入營國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

路至於四畿凡道路之舟車擊互者及而行之凡有節者及有爵者至則為之

辟避同禁野之橫行徑踰者見周官

禮王制云 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

五經要義 云將行者有祖道一曰祀行言祭祀道路之神以所也

晉書曰 卷之五 梁惠王上

孟春犧牲毋用牝

禮記月令云孟春之月乃修祭典，勿祀山林川澤，犧牲毋用牝，毋覆巢，毋取卵。

胎天飛鳥，毋麋，毋卵。飛鳥初學，飛之鳥，麋獸也。

挺

名挺水片

刃

曲禮進戈者前其鋒，後其刃，注以當頭而利鋒，在底而鈍。

少儀凡有刺刃者

以授人，則辟刃乘兵車出先刃，入後刃。

野

爾雅邑外謂之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禮遂人掌邦之野，注云郊外曰

野又云縣土掌野，注云謂地距王城二百里外至三百里，又云旅師掌聚野

之鋤粟，委人掌斂野之賦。經云西有王母之山，有沃之野，沃民是處，沃之野，鳳鳥之卵，甘露是飲，凡其所欲其味盡存，鸞鳥自歌，鳳鳥自舞，爰有百獸相群，是處是謂沃之野。

備

埋蒼木人送葬，設關而能踊跳，故名之曰備。禮孔子謂為明器者，知喪道矣。

孔子曰之，死而致死，不可為也。

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始於用，殉乎哉。其曰明器，神明之也。塗車芻靈，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孔子謂為芻靈者，善謂為備者，不仁。不始於用人乎哉。楊雄曰：備哉，備哉，奚食而已哉。淮南子曰：紂為象筋而箕子譏，魯以偶人葬，而孔子嘆見所始則知所終。

晉

晉姬姓，侯爵。周武王少子唐叔虞，成王母弟也。初武王與叔虞母孕時，夢天謂

武王曰余命汝生子名處。余與之唐。及生子文在其手曰虞。故遂因命之曰虞。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亂。周公誅滅。唐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圭。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唐在河汾之東方。百里。故曰唐叔虞。春秋時。晉有智氏。趙氏。韓氏。魏氏。范氏。中行氏。號六卿。後晉君失政。六卿專權。周定王十一年。智韓趙魏共滅范中行。分其地。十六年。趙韓魏又共滅智氏。分其地。安王二十六年。三家共廢晉君。而分其地。號曰三晉。

東敗

韓氏曰其家 魏世 惠王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於齊。齊宣王用孫臏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為將軍。與齊人戰。孫子謂田忌曰：「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乃大敗。地為十萬。龐明日為五萬。龐

伏夜發而 又明日為二萬。龐涓大喜曰：「我固知齊人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與其輕銳倍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於是令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俱發。龐涓果夜至樹下。以火燭書。萬弩俱發。涓乃自刎曰：「遂成壁子之名。遂破魏虜太子申。」魏策 魏惠王起。境內眾將太子申而攻齊。密謂公子理之傅曰：「何不令公子泣。王太后止太子之行事。成則樹德。不成則為王矣。太子年少不習於兵。田盼宿將也。而孫子善用兵。戰必不勝。不勝則禽公子。爭之於王。王聽公子。公子必封。不聽公子。太子必敗。敗公子必立。立必為王也。」

西喪

多不足以 史記 周顯王十五年。秦與魏戰。元里。斬首七千。取少梁。當臨陽之 秦 今陝西鞏昌等府。一戰而竟 受喪兵之

耻金城湯池之險不足以固其王之七邑而卒收其亡之禍

秦嬴姓伯爵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織玄鳥隕卵子女脩吞之生子大業大業生大費與禹平水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賜姓嬴氏是為柏翳柏翳十九世孫非子為周孝王主馬汧渭間馬大蕃息孝王分為附庸而邑之秦使復續嬴氏祀號曰嬴秦天水隴西縣秦亭是也其後文王四十四年魯隱公立至悼公十年西狩獲麟後九世孝公周商鞅以耕戰霸秦其子思文君自號為王至始皇并天下自立為皇帝一世而亡

南辱

楚世楚懷王六年使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破之於襄陵得邑八

楚號荆後改楚今湖廣江陵縣

按楚芊姓子爵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生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為帝

陸終生子六人皆剖析而產最少者季連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

早卒其曾孫熊繹封於荊蠻庸以子男之田其地居丹陽南郡枝江縣是也其後都郢更名曰楚至五世而熊通自立為楚武王武王十九年魯隱公立惠王十八年西狩獲麟其後六國與秦號七雄而楚最盛惠王而下有簡聲悼肅宣威懷項襄考烈幽哀負芻十二王而後滅之

耕耨

齊民要術云秋耕欲深夏耕欲淺秋耕宜青為上

王氏農書云耕地之法未耕曰生已耕曰熟初耕曰墾再耕曰轉生者欲深而猛熟者欲淺而廉范勝之農書云耕宜早春耕宜遲又云春地氣通可耕堅硬強地黑墟土輒平磨其草草生復耨天有小雨復耕和之勿令有塊以待時所謂強土而弱之也杏始華榮輒輕耕弱土望杏花落復耕耕取躡之草生有雨澤耕重躡之土甚輕者以牛羊踐之如此則土強所謂弱土而

漢書云江南之地火耕水耨

強之也。管子曰：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農有常業，一農不耕，民有飢者。清異錄云：汾晉林野間語曰：欲作千箱主，問取黃金母，意謂稼厚蓄耕所致也。汲冢周書曰：農之服田務耕而不耨，維草其宅之。而俱死，是以先生者為米，後生者為粃，是故其耨也長，其兄而去其弟。呂氏春秋云：凡禾之患，不俱生殺小。

梁襄王

襄王名赫，惠王子也。襄王立，惠王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於牛目壞城郭，且為棧道而葬。羣臣諫曰：雪甚如此，而喪行，民必甚病之，官費又恐不給，請弛期。更曰：太子曰：為人子而以民勞，與官費之故而不行先王之喪，不義也。勿復言。羣臣皆不敢言，而以告犀首。公孫衍也。犀首曰：吾未有以言之也。其惟惠公乎！請告惠公。惠公諾，駕而見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曰：公惠公曰：昔王季葬於楚山之尾，使欒水見之，於是出而為之張朝，百姓皆見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義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如此，自難以行。太子為及目之故，得毋嫌於欲亟葬乎？願太子更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扶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雪甚，因弛期而更為日。此文王之義也。若此，弗為意者，羞法。又王乎？太子曰：善。敬弛期。更擇日。出戰襄王元年與諸侯會於徐州，蘓秦為趙合從說魏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語詳秦列傳。五年秦敗我龍賈軍四萬五千於雕陰，圍我焦曲沃，予秦河西之地。六年與秦會應，秦取我汾陰、皮氏。焦魏伐楚，敗之徑山。七年魏盡入上郡於秦。秦降我蒲陽。八年秦歸我焦曲沃。十二年楚敗我襄陵，諸侯執政，與秦相張儀會齒桑。十三年張儀相魏，魏有女子化為丈夫，秦取我曲沃。平周十六年襄王卒，張儀復歸秦。魏至王假，秦灌大梁，遂滅魏，以為郡縣。

人臣勸君不可不明正法，古如此。彼勞民重費之說，惜其不能太耳。

魏以為郡縣

旱

楊十云商湯救旱素車白馬嬰為壯。山海經云泰華之上。有蛇名曰肥。遺六足四翼。則天。翼則天。下大旱。

春秋考。旱之為言悍也。陽驕蹇所致也。神異。南方有人長二三尺。巨音身而異。翻云。旱之為言悍也。陽驕蹇所致也。經云。南方有人長二三尺。巨音身而目在頂上。走行如風。名曰魃。所見之國亦地千里。一名貉。音。遇者得之。投淵中乃死。旱災即消。黃帝古書曰。日中三行傳云。旱之為言乾。萬物傷而乾不得水也。上持亢陽之節。暴虐於。天應也。師曠。古云。歲欲旱。旱草先生。旱草者。蒺藜也。春秋繁露云。水於土則大旱。

雲

春秋說命。命苞云。陰陽聚為雲。題辭曰。雲之為言運也。離古而也。含鴨而起。以精運也。又曰。雲起也。

春秋元命苞云。陰陽聚為雲。說文。雲山川氣也。從雨。云。象回轉形也。露音。雲覆日也。滄。元音。雲久雨也。淒。雨雲起也。滄。雲貌也。禮。保章氏以五雲之物辨吉凶。水旱。雲有五色。以二至二分觀之。吉為公羊。云。觸石而起。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者。唯泰山雲乎。西京雜記。瑞雲。慶雲。五色。或曰。卿雲曰景雲。雲外赤內青。謂之商雲。雨雲曰油雲。雪雲曰同雲。雲師曰屏翳。亦曰雲將。易通卦。冬至初雲。陽出箕如樹立。春少雲。陽出房如積水。春分正陽。雲出軫如白鵠。穀雨太陽。雲出張如車蓋。立夏初陰。雲出紫如赤珠。夏至少陰。雲出參如水波。寒露正陰。雲出井如冠纓。雲降大陰。雲出鬼上如羊。下如蟠石。呂氏春秋。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旱雲烟火。雨雲水氣。無不比類其所生以示人。仲長統云。春雲為輿。秋雲為駟。邵康節曰。水雲黑。火雲赤。土雲黃。石雲白。兵書。韓雲如布。趙雲如牛。楚雲如日。宋雲如車。魯雲如馬。衛雲如犬。周雲如輪。秦雲如行人。魏雲如鼠。齊雲如絳衣。越雲如龍。蜀雲如岡。音。春秋說文。一歲三十六雨。天地之氣宣十日。小兩應天文也。十五日大雨。以斗運也。春秋潛潭巴曰。陽制於陰。故為雨。說文。雨。霽。霽。小兩也。愛。微雨也。霽。兩聲也。溟。小兩也。澍。時雨也。渾。雨下也。埤雅。天地之氣怒而為風。和而為雨。故凡易稱兩者皆和之象。詩曰。有渰萋萋。興雨所祈。

東房易傳。曰。青白黑。雲。東見西。南北名曰。四塞之雲。見即有雨。

問史補云。累風之後。有袍車雲。

金樓子曰。星懸玉李。雲展金翅。

曾南曰。曾南曰。卷。上。孟。梁。惠。王。上。

滄陰雲也。亦或作晦。滄水氣之雲也。傳曰：雨雲水氣也。萋萋盛貌。祈徐貌。蓋雲欲盛，盛則雨足。雨欲徐，徐則入土。且亦雲氣不待族而雨者，非陰陽之和也。

故詩云：以萋萋雨以祈，祈為善。師曠曰：以五卯日候西北雲如羣羊者，即有雨至矣。范子計然曰：風為天氣，雨為地氣。風順時而行，雨應風而下，命曰天氣。

下地氣上，陰陽交通，萬物成矣。天文集：河有黑，以船若一疋布，維河不出。

十日大雨，又曰：北斗者不欲黑雲覆之，是日大雨。後雨法有黑雲如一疋帛，在月中，即日大雨。二疋為二日雨，三疋為三日雨。

妙鬢雲雲如美女髮也。樓閣雲雲如樓臺殿閣也。雨者天地之施也，尚

雨。雨水從雲下也。雨者輔也。言輔時生養也。河圖帝：雨者天地之施也，尚

雨。雨者天地之施也，尚雨。雨者天地之施也，尚雨。雨者天地之施也，尚雨。

撰神記云：釋名：雨，水從雲下也。雨者輔也。言輔時生養也。河圖帝：雨者天地之施也，尚雨。雨者天地之施也，尚雨。雨者天地之施也，尚雨。

書洪範曰：雨曰蒙，曰暵，曰暵，曰暵。又休徵則肅，雨時若，咎徵則狂，雨時若。易候：太平之

時十日一雨，凡歲三十六雨。此休徵時若之應。爾雅：小雨曰霖，霖三日

已上曰霖，久雨為淫。暴雨曰凍，雨時雨曰澍，雨與雪雜下曰霰。音：霖，音：霖，音：霖。

疾雨曰驟，雨徐雨曰霏，雨久雨曰苦，雨亦曰愁，霖雨晴曰霽，雨晝晴曰啓，雨水

曰潦，雨雲曰滄，梅熟而雨曰梅雨。兩師亦曰雨，荆楚歲時記云：春曰榆莢，雨夏至前

曰梅雨，五月雨曰隔轍雨，六月雨曰濯，枝雨七月六日雨曰洗車雨，八月雨曰

荳花雨，九月雨曰黃雀雨，又云六月有三時雨，田家為甘澤。金樓子曰：旦日雨

王弼曰：雨者陰在於上而陽溥之，而不得通，則蒸而為雨。此說非也。何者

夫陰陽二氣生於黃泉，氤氳交結出地為雲，二氣力均則能為雨，或陰氣少而

陽氣多，或陰氣多而陽氣少，皆不能為雨也。小畜上九：既雨既處者，陽極則陰

也。故孔子曰：天作時雨，山川出雲，雲也者，非一氣能生者也。譬之於炊，或有水

而無火，有火可無水，皆不能生氣，必須水火備而後氣生，生氣本於釜中，非結

曾補四書聚考：上丘梁惠王上

可馬長卿：云甘露時

權德輿表：雲觸石而

與潤月離：畢以呈祥

清潤卷六：舒四溟之

合之煩爵：樂云雨之

陸士衡云
谷風垂條
必降彌天
之潤

成於甌上也。由此而論。雲必結於地中。陰陽相將而出。非陰先而後陽。尚不能為雲。豈能為雨乎。分別功。德論云。雨有三種。天及龍皆能降雨。天雨細霧。下者是龍。雨甚麗。下者是又阿脩羅共天閻。亦能降雨。麗細不定。又有二種。喜雨。嗔雨。若兩調和者。是歡喜雨。若與雷電霹靂者。嗔雨。法苑珠林云。雨亦多種。或有無龍而雨。或有不依龍而雨。實由衆生自業所具。如經說也。

齊宣王

宣王名辟疆。威王子也。其先陳厲公佗之子。田敬仲完之後。敬仲奔齊。數傳至恒。弒簡公。割齊安平。以東至瑯琊為封邑。三傳至田和。乃遷齊康公於海上。求為諸侯。代有齊國。和卒。子桓公立。桓公卒。子威王立。威王卒。子宣王立。宣王元年。秦用商鞅。周致伯於秦。二年。魏伐趙。趙與韓親。共擊魏。趙不利。戰南梁。宣王召田忌復故位。韓氏請救於齊。宣王召大臣而謀。曰。蚤救孰與晚救。騶忌子曰。不如初救。田忌曰。不救則韓且入於魏。不如早救之。孫臏曰。夫韓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我代韓受魏之兵。願反聽命於韓也。且魏有破國之志。韓見亡必東面而怨於齊矣。吾因深結韓之親。而晚承魏之弊。則國可重利可得。名可尊也。宣王曰。善。乃陰告韓之使者而遣之。韓因恃齊。五戰不勝。而東委國於齊。齊因起兵。使田忌田嬰將。孫子為帥。救韓。趙以擊魏。大敗之。馬陵殺其將龐涓。虜魏太子申。其後三晉之王皆因田嬰朝齊。王於博望盟而去。出田完世家。鄒忌事宜王也。

王曰古好寡人所好如寡人所好
好馬古者好馬古者
好味古者好味古者
好色古者好色古者
好士古者好士古者
不好古者不好古者
王曰國無士耳有則寡人亦悅之矣淳于髡曰古者有驥駟馳驥今無有士選于衆王好馬矣古者有豹

曾補四書教考上五 梁惠王上

象之胎今無有玉選于衆王好味矣古者百毛腐西施今無有玉選于衆王好色矣王必將待堯舜禹湯之士而後好之則禹湯之士亦不好王矣宜王默然無以應

之畢音高。悉梁父之陰。則却車而載耳。夫物各有儔。今髡賢者之儔也。皆山名王求士於髡。若挹水於河而取火於燧。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也。出戰國策宣王見顏觸曰。觸前觸亦曰。王前王不悅。左右曰。王人君也。觸人臣也。王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可乎。觸對曰。夫觸前為慕勢。王前為趨士。與使觸為慕勢。不如使王為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觸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惠壟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壟也。王默然。出戰國策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鄒衍淳于髡田駢接子慎到環淵之徒七十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洽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于人。韓詩外傳齊宣王與魏惠王會田于郊。魏王曰。亦有寶乎。齊王曰。無有。魏王曰。若寡人之小國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十一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無寶

韓非子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士請為王吹竽王饜之廩食以數百王好二聽之處士逃

平齊王曰。寡人之所以為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之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泗水上十一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之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臣有黔夫者。使之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從而歸之者十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之備盜賊。而道不拾遺。此四臣者。吾將照千里之外。豈特十二乘哉。魏王慚。不懌而去。又云。齊王之宮。美人三千。而無鹽女求見。盤珊病。佻。五管指天。鴉結藍縷。入王宮門。三千美人望之。大笑。王曰。嘻。來前。夫人之謁也。豈有意辱寡人之後宮哉。無鹽曰。唯唯。不敢。王曰。夫寡人之左右者。皆冶麗靚雅。僚眇多姿。膚如玉雪。腰如束素。垂羅曳縠。歛如流雲。寡人猶以為不。適不能一。昧也。夫人之玉貌。能傾之乎。曰。不能。王曰。寡人布席而飲。懸樂而奏。美人羅前。玉箱金堂。擗瑄張弦。曼聲而歌。氣芳椒蘭。音遠梁欐。寡人於斯時也。大飲千鍾。小飲百榼。仰天耳熱。其樂忘死。夫人之妙技能抑之乎。曰。不

曾甫曰。齊宣王。七。梁惠王上。

三

齊宣王

戰國策王
曰曰王之
憂國愛民
不若王愛
尺穀也王
曰何謂也
斗曰王使
人為冠不
使左右便
碎而使王
者為能之
也今王治
齊非左右
便辟無使
也臣故曰
不如愛尺
穀也

能王曰。然則何以娛寡人而辱寡人之後宮。無鹽仰天大笑。拊手泣洟曰。殆哉。王之圖國也。夫妾之志。以為齊國東負滄海之饒。西接岱宗之險。表裏九河。縱橫千里。天下之強國也。而西面事人。號為東藩。妾誠惑之大王。誠為謝連衡之約。擯合從之議。斥游談之士。罷春秋之請。南城瑯琊。則楚人不敢窺薛。比屯千乘。以河為池。則燕之士馬不敢南向。西盡汶濟。布十萬之師於阿鄆之間。則三晉之軍不敢東顧。然後閉關而守。與魚鹽之利。席棗栗之饒。修大公之教。講管子之法。西向而亢強。秦不及十年。可為東帝。今大王計不出此。而聽諸侯游士之談。以合從連橫為事。從成則三晉與楚分其利。齊不能越韓魏而有秦。衡成則秦享其成。而齊以空名奔走諸侯。之後是坐而自索也。不知三千美人之中。有以此進大王者乎。妾誠惜之。于是宜王瞠目而眙。拊心而嘆曰。嗟乎。天以無鹽君賜寡人也。寡人之國將亡。無鹽君存之。遂立以為王后。齊國大治。樓地千里。夫嫺都儂利之質。非不捷也。聲中宮商。魏如刻畫。非不嬌也。及其當利之交。未有能濟者也。故有呈木樸之觀。而負瑋奇之節。謝便儂之巧。而儲博大之材者。此無鹽之類也。

仲尼之徒羞稱五霸註

荀子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于五霸是何也。曰然。彼誠可羞稱也。齊桓五霸之盛者也。前事則殺兄而爭國。內行則姑姊妹之不嫁者七人。閨門之內。般樂奢汰。以齊之分。也。奉之而不足。外事則詐邾襲莒。并國三十五。其行事也。若是其險。汗淫汰也。彼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乎哉。若是而不亡。乃霸何也。曰。夫齊桓公有天下之大節焉。夫孰能亡之。倏然見管仲。能足以託國也。是天下之大知也。安忘其忿。出忘其讎。遂立以為仲父。是天下之大決也。立以為仲父。而貴戚莫之敢妬也。與之高國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惡也。與之書社。

史通云三
王之受謗
也。值魯運
而茂仲五
伯之權名
也。逢孔宣
而見託。
植子曰孟
子責管仲
功烈如此
其卑孔子
謂如其仁
如其仁孔

門何以羞稱五霸也蓋七十子之徒皆未能作得管仲之功所以羞稱者只為暗大本不知學耳

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貴賤長少莫不秩秩焉從桓公而貴敬之。是天下之大節也。諸侯有一節如是則莫之能亡也。桓公兼此數者夫何可亡也。其霸也宜哉。非幸也。數也。仲尼之門人羞稱乎五霸何也。曰然彼非本政教也。非致降高也。非暴文理也。非服人心也。鄉方畧審勞逸畜積修闢而能顛創其敵者也。詐心以勝矣。彼以讓飾爭依乎仁而蹈利者也。小人之傑也。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彼王者則不然。致賢而能以救不肖。致強而能以寬弱。戰必能殆之。而羞與之鬪。委然成文以示之天下。而暴國安自化矣。有災繆者然後誅之。故聖之誅也。暴省矣。文王誅四武王誅二周公卒業至於成王則安以無誅矣。文王載百里地而天下下一桀紂舍之厚於有大下之勢而不得以匹夫者故人王不務得道而廣有其勢是其所以危也。

土

論語精義 帝不先義任道德王不先力尚仁義霸不先正尚武力 言文一

道者亦通德者王謀諸侯勝者伯

為王。桓譚新論云。無制令刑罰謂之皇。有制令而無刑罰謂之帝。賞善誅惡諸侯朝事謂之王。與兵約盟以信義給世謂之霸。王者往也。言其惠澤優游天下歸往也。王道純粹其德如彼。伯道駸雜其功如此。俱有天下而君萬民垂統子孫其實一也。圖王不成亦可以霸。風俗通云。易稱天先春而後秋。地先生而後凋。日月先光而後幽。是以王者則之亦先教而後刑。三王結繩五帝畫像。三王肉刑五霸黜所。此言步驟稍有優劣也。董子曰。古之人造文字者三畫而連其中者謂之王。三畫天地與人也。連其中通其道也。取其天地與人之才而三通之。非王者孰能若乎。臧經云。帝王之道包之如海。養之如春。夫為王者率土歸仰。王當如橋。濟渡萬民。王當如平。親疎皆平。王當如道。下達聖蹤。王者如日。普照世間。王者如月。與物涼涼。王者如父母。恩育慈矜。王

胡五峰曰三王正典其利大兩流長五伯假名爭利者也故其利小而流近

者如天覆蓋一切王者如地載養萬物王者如火為諸萬民燒除惡患王者如
水潤澤四方

甌鐘

禮也血
者陰蟲之
物器用血
以塗郊所
以壓變怪
妖孽也

禮大祝隋豐逆牲逆尸令鐘鼓。鄭司農云隋豐謂薦血也。凡血祭曰豐。古者
器成而豐以血。所以厭變怪禦妖孽。樂鐘之豐謂之豐。亦治亂謂之亂之類也。
天府云上春豐寶鐘及寶器者寶鐘寶器玉瑞玉器之美也。上春孟春也。又言
豐謂以殺牲以血血之也。蓋豐之法其來有自矣。周之所豐又非止此而已。如
大司馬於軍器小子於邦器小人於龜器。雞人於雞。大祝逆牲。小祝祈號。皆在
所豐也。禮書曰周官羊人豐其羊。特將以豐廟也。雞人豐。雞牲將以豐門及
夾室也。賈公彥曰或犬或羊俱得為豐也。或豐於始成。或豐於將用。其禮非一
然豐有司行事而君不親。夫羊為牲而有司不預。有可爵升而不冕。牲既而
不純則豐之為禮也。小矣。後世有以牛豐鐘而甚者。有叩人鼻以血。謂之比先
王之所棄也。楊子卮言云孟子將以豐鐘。禮雜記宗廟之寶器有名者成則
豐之。豕豚周禮春官天府豐寶器。鄭司農音徽。

穀觶

乃銘總。孟子吾不忍其觶。言牛將就屠而體縮恐懼也。觶本古文斛字。見周
錄曰。禮其字從穀。省穀而角之。是斛也。穀字義兼聲。角字聲無。合為斛字。乃正字
非借也。穀。鬲食也。浴作餒。牛之恐懼字當作穀。觶從豕尾懼之貌。觶從角角
懼之貌。漢錄音。人作穀。瘵寒戰病也。俱作牛之懼貌。義亦互通。

庖厨

帝王世。太昊取犧牲以供庖厨。此厨之始也。周庖人掌其六畜六獸六禽。辨
其名物。凡其死生。魚鼈之物。以共王之膳。與其薦羞之物。及后世子之膳羞。共

禮王藻云。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晉書曰。梁惠王上。

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是以君于遠庖厨几有血食之類身弗踐也

祭祀之好羞。共喪紀之庶羞。賓客之禽獸。凡合禽獸以法授之。其出入亦如之。注以法授之。書其所獻之禽與所當共之數。以授獸人也。出謂出以獻。賓入謂受以待用。梁何胤欲減侈味。門人鐘岢音議止人。舟脯糖蟹云宜長克庖。厨永為口實。長安韋陟厨中飲食珍異。香甘錯雜。人曰欲得不飯筋骨舒。寅夜須入。郁音詢公厨。聞見韓玉如平生喜飾厨傳。

小雅巧言之詩註

大夫傷于讒無所控告而祈之于天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音無罪無辜亂如此。憮昊天已威。予慎無罪。昊天泰憮予慎無辜。亂之初生。僭音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音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餒。匪其止其音恭。惟王之邛音奕奕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躍躍龜兔。遇犬獲之。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

心焉數之。蛇蛇音移。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既微且旭。爾勇伊何。為猶將多。爾居徒幾何。水草支謂之糜。許蕩為微。

秋毫

漢高帝細秋毫無所敢取。文穎曰。毫秋乃成好舉。盛而言也。師古曰。毫成之時。端極纖細。適足論小。非言其盛。

薪

月令季秋乃命伐薪為炭。論衡或伐薪於山。輕小之木合而束之。至于大木。十圍以上。引之不能動。推之不能移。則委之山林。收所束之小木而去。由此以論知能之大者。其猶十圍以上木也。人力不能舉。薦其猶薪者。推引大木也。

折枝

晉書曰。善於折枝。上五深惠工。

傳疑錄云為長者折枝。肢古通用肢四支也。腰亦曰肢。折枝猶折腰也。古詩云折腰載拜跪。蓋言為長者揖拜耳。

大雅思齊之篇註

思齊也。太任文王之母。思媚謂姜。能媚於太王之妃。京室之婦。太妃嗣徽音。則百斯男。

惠于宗公。言文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和誰

誰和在宮。肅肅也。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肆戎大疾。難不殄烈。光假大不

瑕不間。亦式不諫。亦入性與天。肆成入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也。無斃譽

望名俊斯士。言一時人材皆由其所成就也。

度

釋文云。度者分寸尺丈也。所以度長短。禮書家布指知寸。布手知尺。投壺記曰

籌室中五扶。堂上七扶。公羊傳曰。膚寸而合。鄭氏曰。鋪四指曰扶。一指按寸。何

休曰。側手為膚。按指為寸。扶則膚耳。然則寸尺之度。取諸身也。漢律歷志曰。一

黍之廣為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然則尺寸之廣。又取諸物也。先王制法。近取

諸身。遠取諸物。是以考信而無疑焉。然後尺寸之度。起矣。則指尺之與黍尺。一

也。黍有巨細。故尺有長短。先儒以黍之巨者。積而為寸。則於膚指不合。於是有

指黍二尺之辨。謂圭璧之屬。用指尺。冠冕尊彝之屬。用黍尺。豈其然乎。周禮典

瑞。璧羨以起度。考工記。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為度。璧徑九寸。羨而長之。從十寸

廣八寸。同謂之度。尺則周之法。十寸八寸。皆為尺也。

緣木求魚

雙槐歲抄云。鯢魚出峽中。如鮎音粘。四足長尾。能上樹。天旱輒含水上山。以車葉覆身。

以口候鳥來飲水。因吸食之。聲如小兒將食。先縛之樹。韆之出汗。如白汗。乃無

毒。鮎魚出四川雅州榮經水。及西山溪谷。似鮎有足。亦能緣木。聲如兒啼。蜀人

曾謂曰。書卷上。上。梁惠王上。

巨

第八卷

玉海叙云。体有長短。所以起度。受有多寡。所以生量。物有輕重。所以用權。

食之

辨

通地理通釋云鄒曹姓國春秋邾子陸終之後今襲慶府鄒縣

商賈

漢書通財鬻貨曰商白虎通口商之為言商其遠近度其有亡通四方之物故謂

之商賈之為言固固有其用物以待民來以求其利者也行曰商止曰賈禮周

太宰以九職辨萬民六曰商賈阜通貨賄史記以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

淮南子曰賈多端則貧工多技則窮

商刺繡文不知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貧賈三之廉賈五之國語云越大夫種曰臣聞之賈人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之也韓子云多錢善賈

市

通風俗市時也言交易而退恃以不價易神農氏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

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一曰祝融作市禮建國後立市

設其次置其叙正其肆陳其貨財出度量司市掌市之治教政刑量度禁令以

次叙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靡而均市以商賈阜財而

行市大市日中而市百族為王謂市朝時而市商賈為主夕市夕時而市販夫

販婦為主

梁惠王下

鼓樂聲音

疏鐘以止為體以作為用故凡作樂謂之鼓樂鐘鼓以其聲之單出故云聲管

籥以其音之雜比故云音車馬亦謂音者益升車則馬動馬動則籥鳴籥鳴則

和應故也

管籥

宋禮樂志

按禮圖云。笙長四尺。諸管參差。亦如鳥翼。風俗舜作竹簫。以象鳳翼。周禮掌

云爾雅曰

教吹籥。籥如笛。有三孔。不知誰人所造。有籥師掌教。管截竹為之。長尺有二

併深之有

底大者曰。籥中者曰。薄小者曰。如篪。六孔。其中謂之籥。小者謂之籥。大管謂之籥。音喬。管長一尺。圍一寸。

籥古者以

短小以竹為之。一曰六孔。一曰七孔。或曰簫也。爾雅。大籥謂之產。其中謂之

玉為管籥

也。仲小者謂之籥。又云大籥謂之巢。小者謂之和。三禮。籥春分之音。萬物動

時西王母

也。禮。籥師掌國子舞羽吹籥。圖云。籥春分之音。萬物動

獻白玉瑄

是也。

也。禮。籥師掌國子舞羽吹籥。

感頌

云。鼻頌也。言齊王擊鼓作樂。其使民徭役苦楚。皆覺其鼻。而愁悶也。

田獵

子虛賦

王者諸侯所以田狩者何也。為田除害。上以供宗廟。下以簡粟。士眾也。

車千乘

通云。王者諸侯所以田狩者何也。為田除害。上以供宗廟。下以簡粟。士眾也。

徒萬騎

春獵為蒐。索取禽獸。除鳥獸為。秋獵為獮。殺也。順。冬獵為狩。圍

于海濱

守也。冬。物畢成。獲。宵田為燎。火田為狩。禮。王。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

卒滿澤

則取之。無所擇也。宵田為燎。火田為狩。禮。王。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

網彌山

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田不以禮。曰暴天物。天子

兔。麋。鹿。射

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天子殺則下大綏。天子諸侯殺則下小綏。諸侯大夫殺則

麋。麋。鹿。射

止。佐車。佐車止。則百姓田獵。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麋。卵。獮。祭

于塩浦

魚。然後漁。人入澤梁。射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為鷹。然後設罝羅。草木零落。然後

解糝輪

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麝。不卵。不殺胎。不妖。天不覆巢。禮。孟夏。驅獸

鄭玄詩箋

無害五穀。無大畋獵。蔡邕。月令。章句。獵捷也。言以捷取之。獵。鄭玄曰。田獵。搏

云。獵曰

獸也。亦曰畋。則爾雅。為田除害之義。此獵之異名也。周禮。中春。教振旅。遂以

狩。宵田曰

蒐。畋。中夏。教芟合。遂以苗畋。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畋。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畋。

子乃教田

蒐。畋。中夏。教芟合。遂以苗畋。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畋。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畋。

獵以習五

蒐。畋。中夏。教芟合。遂以苗畋。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畋。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畋。

戎

蒐。畋。中夏。教芟合。遂以苗畋。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畋。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畋。

王制曰季

蒐。畋。中夏。教芟合。遂以苗畋。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畋。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畋。

冬之月天

蒐。畋。中夏。教芟合。遂以苗畋。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畋。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畋。

獵以習五

蒐。畋。中夏。教芟合。遂以苗畋。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畋。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畋。

戎

蒐。畋。中夏。教芟合。遂以苗畋。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畋。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畋。

曾補曰書卷之

上益

梁惠王下

羽旄

疏云左傳禮地官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於山澤之農以當邦國之政令翮鳥之勁羽也山澤之間
 魯襄公十禮地官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於山澤之農以當邦國之政令
 四年范宣禽獸所萃其羽翮可以為旄
 子假羽旄旄弓箭之用故以時徵之
 于齊定公常九旗之數又有全羽析羽全羽析羽直有羽而無帛者也
 四年晉人車之所建也
 假羽旄于鄭

咸英韶濩

今王與百姓同樂註增

按黃帝樂曰咸池象池水周徧謂澤無不究也帝嚳樂曰五英謂華茂也韶舜樂言繼堯也濩湯樂言救民也

圃

語正義有說文苑有垣曰圃圃猶有也左傳疏天子曰苑諸侯曰圃禮地官圃人掌圃
 圃曰園有云遊之獸禁謂取用有節蓄息有時侵盜有罰也
 淮南子曰湯始作圃以奉宗廟橋鮒之具穀梁傳疏徐邈何休皆曰天子圃方十里伯方七里子男方五里按毛詩者詩傳蓋據孟子耳未審徐向二家據何為說也 壁云古之創苑圃必於東方蓋東方乃物所生之地所以養萬物 楊維疏曰二帝三王沼池苑圃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充庖厨而已不奪百姓膏腴谷土桑柘之地故麟臻其圃及其衰也馳騁游獵以奪民之時勞民之力矣 三輔黃圖云甘泉苑中起仙人觀緣山谷行至雲陽三百八十一里入右扶風凡周匝五百四十里 又云武帝開上林苑東南至藍田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長楊五柞比繞黃山瀕渭水而東周袤三百里離宮七十所皆容十乘萬騎方三百四十里 隋書煬帝大業初築西苑周二百里內為海周十餘里為方丈蓬萊瀛洲諸山高出水百餘尺臺觀宮殿羅絡山上向背如神北有龍麟渠榮紆流注海內綠渠十六院宮樹秋冬凋落則剪絛為花葉綴於枝條色渝則易以新者

拾遺記云黃帝為秦馳之圃

按天文志云苑十六星在昴畢面天子之紀而

南朝宮苑記六樂遊苑在秣陵覆舟山南長州苑在吳郡東

沼內亦剪綠為荷菱菱犬乘輿游幸從宮女數千騎作清游曲於馬上奏之

兔

一曰兔曰不暇視雄毫而孕

典畧云

兔者明月之精視月而孕口有缺吐而生子故謂之兔兔吐也故楚辭曰

顧兔在腹言顧居月之腹而天下之兔望焉於是感氣禮曰兔曰明視其以此

歟蓋咀嚼者九竅而胎生獨兔雌雄人竅故陶氏書曰兔舐音氏雄毫而孕五月

而兔于里俗又謂視顧兔而感氣故卜秋月之明暗以知兔之多寡也先儒以

孔雀聞雷而孕則兔雖舐毫其感孕則以月理或然也月缺也故其口缺春秋

運斗論衡玉衡散為兔曰儒者言月中兔夫月水也兔在水中無不死者夫所

謂者月氣耳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耕守株冀復

得兔為宋國所笑出韓地理北極有潰陽之山有兔如鼠能飛毛色如漆

廣志兔大者曰兔音寰宇通記云溧水中山古老相傳中有白兔世稱為筆最精

又元和郡縣志中山出兔毫為筆精妙廣志漢諸郡獻兔毫書鴻都門題唯

趙國毫中用漢梁孝王有菟園

郊關

疏周官閭師掌國中及四郊之民人司馬法曰王國五百里為郊二百里為州三

百里為野四百里為縣五百里為都載師掌任土之法以宅田上田賈田任近

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杜子春云五十里為近郊百里

為遠郊四境皆有關者蓋四郊之門也

入國問禁增註

曲禮入國而問禁入境而問俗人門而問諱問禁慮得罪於君也問俗慮得罪於眾也問諱慮得罪於主人也

葛今河南寧陵縣

地理葛今梁國寧陵有葛鄉裴駘音亦引之為證史記亳都亦在梁國故云為

梁國故云為

鄰

德馨

周本紀古
公宣父復

後漢書匈奴傳曰

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唐虞以上有山戎儉名熏粥師古曰昔

德行義國
人皆戴之

別號居於北邊隨草畜木而轉移然亦各有分地無文書以言語為約束其俗

德馨戎狄
攻之欲得

寬則隨畜田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利則進不利則退苟利所

已復攻欲
得地與民

在不知禮義自君臣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飲食

民皆怒欲
戰古公曰

其餘貴壯健賤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

有民立君
將以利之

無字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於西戎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太王亶父

今戎狄所
為攻戰以

夏父走亡于岐下幽人悉從夏父而作邑焉周其後百有餘歲周西伯昌伐畎

吾地與民
民之在我

夷後十有餘年武王伐紂而管維邑復居於鄆鄆放逐戎夷涇洛之北以時入

與其在彼
何異民欲

貢命曰荒服大明會典北狄鞮音鞮鞮最大自謂元遁歸沙漠其餘孽世稱可汗東

殺入父子
而君之子

元良哈音西哈比瓦刺強數敗鞮鞮其後元良哈音密皆內附而元良哈遂

不忍為乃
與私屬遂

分為朵顏等三衛瓦刺酋馬哈不封順寧王鞮鞮酋阿魯乞降封利寧王皆

去幽渡漆
沮踰梁山

使入貢自後叛服不常成化中小王子亦通貢貢無常期隆慶中俺答封順義

止于岐下
彌人舉國

勾踐

復歸古公
扶老携幼

王每歲貢馬互市至今不絕

越絕書曰
闔廬宮在

高平里吳
大城周圍

越王勾踐祝融之後幸姓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

七十里二
百一十步

吳王闔廬戰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勾踐立是為越王元年吳王闔廬聞允常死

二尺吳郭
周六十八

乃興師伐越越使死士挑戰三行至吳陳呼而自剄吳師觀之越因襲擊吳師

里六十步

吳因敗於攜柰射傷吳闔廬闔廬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三年勾踐聞

會稽曰書卷之五 梁惠王下

矣小城周
廣二丈
七尺階閣
冢下也廣
六十步水
深一丈五
尺銅柳三
重墳地六
尺五息之
流魚腸之
劍在焉三
日而白虎
居土故號
為虎丘

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決之矣。遂興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吳王追而圍之。越王謂范蠡曰：「以不聽子故至此，為之奈何？」蠡對曰：「持滿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以地，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勾踐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滕行頃首曰：「君王亡臣，勾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勾踐請為臣妻，請為妾。吳王將許之。子胥言於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弗許也。種還以報勾踐，勾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種止勾踐曰：『夫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請問行言之。於是勾踐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間獻吳太宰嚭，嚭受乃見大夫種於吳王。種頓首言曰：『願大王赦勾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幸不赦，勾踐將盡殺其妻子，燔其寶器，悉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嚭因說吳王曰：『越已服為臣，若君赦之，此國之利也。』吳王將許之。子胥進諫曰：『今不滅越，後必悔之。』勾踐賢君，種蠡良臣，若反國將為亂。吳王弗聽，卒赦越，罷兵而歸。越王勾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坐臥即仰膽，飲食亦嘗膽也。身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人，厚遇賓客，賑貧弔死，與百姓同其勞。欲使范蠡治國政，蠡對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蠡；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於是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與大夫柘稽行成，為質於吳。二歲而吳歸蠡，勾踐自會稽歸。七年，撫循其士民，士民欲用以報吳。大夫逢同諫曰：『國新流亡，今乃復殷給，繕飾備利，吳必懼。懼則難必至，且鷲鳥之擊也，若匿其形，今夫吳兵加齊晉，怨深於楚越，名高天下，實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添自矜，為越計，莫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是我連其權，三國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勾踐曰：『善。』居二年，吳王將伐齊，子胥諫曰：『未可。』臣聞勾踐食不重味，與百姓同苦樂，此人不死，必為國患。吳有越腹心之疾，齊與楚

越王召范
蠡問曰
吾與子謀
吳子曰未
可也今其
種蠡不遺
種其可乎
范蠡對曰
天應至矣
人事未盡
也夫人必
將與天地
相參然後
可以成功
今其禍新
民恐其君
臣上下皆
知其資財
之不足以
交長久也
彼將同其
力致其死

晉書曰：梁惠王下

侯尚始王 其且馳騁 政驕矣請試嘗之貸粟以下其事吳王欲與子胥諫勿與王遂與之越乃私喜

禽荒宮中 之樂無致 酒荒肆與 大夫觴飲 無忘國常 彼其上將 薄其德民 將盡其力 又使之望 而不得其 乃可以致 天地之極 王姑待之 至于玄月 王召范蠡 而問焉曰 諺有之曰 鮮飲不及 養食今歲

子胥曰伍員貌忠而實忍人其父兄不顧安能顧王王前欲伐齊員強諫已而

有功用是及怨王王不備員員必為亂與逢同共謀讒之王王始不從乃使子

胥於齊聞其托子於鮑氏王乃大怒曰伍員果欺寡人欲反使人賜子胥屬鏹

劍以自殺子胥大笑曰我令而父霸我又立若若欲分吳國半于我我不受已

今若反以讒誅我嗟乎嗟乎一人固不能獨立報使者曰必取吾眼置吳東門

以觀越兵人也於是吳任詔政居三年勾踐召范蠡曰吳已殺子胥導諛者眾

可乎對曰未可至明年春吳王比會諸侯于黃池吳國精兵從王惟老弱與太

子留守勾踐復問范蠡曰可矣乃發習流三千習流慣習水戰者教士四萬人教士謂常

對曰微君 王之言臣 同將謁之 臣聞從時 者佚救火 也追亡人 也蹶而趨 之惟恐弗 及王曰諾 遂與師伐 吳

韓非子曰 勾踐入宮 于吳身執 于戈為吳 王洗馬故 能殺夫差 于姑蘇交 王見嘗于 王門顏色

子留守勾踐復問范蠡曰可矣乃發習流三千習流慣習水戰者教士四萬人教士謂常

兵也。君子六千人君子王所親近者諸御千人御謂在軍有職事者伐吳吳師敗遂殺吳太

子吳告急於王王方會諸侯于黃池懼天下聞之乃秘之吳王已盟黃池乃使

人厚禮以請成越越自度亦未能滅吳乃與吳平其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士民

罷弊罷音皮輕銳盡死於齊晉而越大破吳因而留圍之三年吳師敗越遂復

棲吳王於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肉袒膝行而前請成越王曰孤臣夫差敢

布腹心異日嘗得罪於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與君王成以歸今君王舉玉趾

而謀孤臣孤臣惟命是聽意者亦欲如會稽之赦孤臣之罪乎勾踐不忍欲許

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夫

君王蚤朝晏罷非為吳耶謀之二十二年一旦而棄之可乎且夫天與弗取反

受其咎伐柯者其則不遠君忘會稽之厄乎勾踐曰吾欲聽子言吾不忍其使

晉丁巳書卷之七 梁惠王下

不變而武
王檢紂于
牧野故曰
守柔曰強

及至五湖
范蠡辭于
王曰君王
勉之臣不
忍入越國

矣為臣者
君辱臣死
昔者君王
辱于會稽

臣所以不
死為此事
也今事已
濟矣蠡請

從會稽之
罰王曰所
不掩子之
惡揚子之

美者使其
身無終沒
子越國子
聽吾言與

子分國不
聽吾言身
死妻子為
戮范蠡對

曰吾聞命
矣君行制
臣行意遂
乘輕舟以

浮于五湖
莫知其所
終此宗祀
王于明堂

而配上帝
之樂歌

者范蠡乃鼓進兵曰王已屬政於執事使者去不者且得罪吳使者泣而去勾踐憐之乃使人謂吳王曰吾置王甬東君百家吳王謝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自殺乃蔽其面曰吾無面以見子胥也越王乃葬吳王而誅太宰嚭勾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周元王使人賜勾踐胙命為伯勾踐已渡淮南以淮上地與楚歸吳所侵宋地於宋與魯泗東方百里當是時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王范蠡遂去自齊遺大夫種書曰黃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譏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正義曰越絕云九術一曰尊天事鬼二曰重財厚幣遺其君三曰起宮室高臺一盡其財以疲其力六曰貴其諛臣使之易伐七曰強其諫臣使之自殺八曰邪家富而備器利九曰堅甲利兵以除其弊寡人用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勾踐卒子王廙與立其後無疆伐楚無疆勾踐六世孫為楚所敗服朝於楚後七世至闔君搖佐諸侯平秦漢高帝復以搖為越王以奉越後東越閩君皆其後也出史記越世家

周頌我將之詩註

我將我享維牛維羊維天其右之將奉也享獻也右尊也神坐東向在饌之右所以尊之言奉其牛羊以享上帝而曰天庶其降而在此儀式刑文王之典儀式刑皆法也曰靖四方伊嘏文王嘏錫福也既右享之

言我儀式刑文王之典以靖天下則此能錫福之文王既降而在此之右以享我祭也與文王既皆有享我矣則我敢不夙夜畏天之威以保天與文王所以降鑒之意乎

劍 釋名 劍檢也所以防檢非常也 管子曰昔葛盧之山發而出金蚩尤受而制之以為劍鑊此劍之始也 周禮考工 桃氏為劍獵廣二尺有半寸 矚兩刃也 兩從半之

兩從謂劍脊兩面殺而趨鐔者以其獵廣謂之莖圍長倍之 莖謂劍夾人所握處 中其前設其

管丁曰青文之 梁惠王下

管丁曰青文之 梁惠王下

管丁曰青文之 梁惠王下

管丁曰青文之 梁惠王下

管丁曰青文之 梁惠王下

管丁曰青文之 梁惠王下

管丁曰青文之 梁惠王下

管丁曰青文之 梁惠王下

管丁曰青文之 梁惠王下

後以一寸之莖中分之下半身者去柄而言也莖長一尺重則身長五倍於莖則五尺也身長五其莖長

九鋒二音劣刷一鋒重六兩謂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長四其莖長重

七鋒謂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長三其莖長重五鋒謂之下制下士服之越絕書云

楚王使風胡子之吳見干將越見歐冶子使作鐵劍歐冶子將鑿茨山洩其溪

取其鐵英為劍三枚一曰服泉二曰太阿三曰工市晉鄭聞此三劍求之不得

乃與師圍楚楚王引太阿劍登城麾之士卒迷惑流血千里晉鄭之頭畢亡

吳越春秋云干將吳人吳王闔閭使造劍金鐵之穎未肯消與其妻莫耶斷髮剪指

收之爐中使童女三百鼓橐裝炭金鐵乃濡遂以成劍陽曰干將而作龜支陰

曰莫耶而作纓理 莊子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

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太子惲患之寡左右

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

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

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惲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

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

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

所見唯劍士也莊子曰嗚呼周善為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鬚垂

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

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

子入殿上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太王好劍

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詭

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為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

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今設戲請夫子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

山海經云
汲郡家中
得劍一
枚長三尺
五寸今所
名于將莫
耶古者通
以錫銅為
兵器

吳越春秋
云伍子胥
過江解其
劍與漁父
曰此劍中
有七星比
斗其價值
千金

晉書曰... 梁惠王下

魏東坡外紀云世稱有好劍者裝天下之良金鑄之三年而成以為吾劍天下莫敵也劍成而狼戾缺折不可用

武王劍銘曰帶之以為服動必則與皆德則崩

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劍惟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為鋒齊岱為鏐晉魏為脊周宋為鐔韓魏為鈇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按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茫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智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鏐以賢良士為脊以忠聖士為鐔以豪傑士為鈇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按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鬚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頭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鬪鷄一日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為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位劍士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日劍士皆服弊其處也

廿

路 昔姓曹周滅以封少昊之後實為紀姓為齊所滅

大雅皇矣之詩註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言不可如此也無然歆羨歆羨慕也誕先登於岸岸道之極至密人不恭敢距大邦密密密也姑姓侵阮徂共阮國名在今徑州徂往也共阮國地名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音徂旅以篤周祜以對於天下言文王無畔援歆羨故能先知先覺以造道之

曾甫曰詩之旨 上五 梁惠王下

此夏王伐密之事

極至是以密人不恭擅興師旅以侵而往至於其則赫怒整兵而往遏其眾以厚周家之福而答天下之心蓋亦因其可怒而怒之未嘗有畔援飲羨之心也

天降下民 七句

周本紀十

三年巳卯

日癸巳武

王乃以伐

商告于皇

天后土所

過者山大

川於是渡

孟津諸侯

咸會戊午

次于河朔

王乃狗師

而誓巳未

王巡六師

明誓衆士

二月甲子

昧爽武王

至于商郊

牧野乃誓

齊雪宮如

漢之耳泉

唐九成宮

之類

齊雪宮如

漢之耳泉

唐九成宮

之類

齊雪宮如

漢之耳泉

唐九成宮

之類

周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灾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於爾萬姓焚炙忠良剝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於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維鈞

雪宮

齊雪宮如漢之耳泉唐九成宮之類

文選謝惠連曰雪宮建於東國雪山峙於西域

元初郡齊雪宮故址在青州臨淄縣志

淄縣東北六里晏子春秋亦謂齊侯見晏子於雪宮

史劭子之燕昭王一筆

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親往師之

大明一統志云青州府城內城隍廟西有雪宮遺址

齊景公問於晏子

齊世家崔杼立莊公

弟是為景公二十二年彗星見景公坐栢寢嘆曰堂堂

誰有此乎羣臣皆曰晏子笑公怒晏子曰臣笑群臣諛甚景公曰彗星出東北

當齊分野寡人以為憂晏子曰君高臺深池賦歛如弗得刑罰恐弗勝彗星將

出彗何懼乎公曰可禳否晏子曰使神可祝而來亦可禳而去也百姓苦怨以

萬數而君令一人禳之安能勝眾口乎

晏子春秋景公之時霖雨十有七日公飲

酒日夜相繼晏子請發粟於民三請不見許公命栢遽巡國致能歌者晏子聞

此樂乎

賢士與共

齊世家齊景公時雨雪三日公衣狐白之裘謂晏子曰天下不寒何也晏子曰賢君飽知人飢溫知人寒君獨不知天下之寒何也公遂出衣發粟以賑凍餒

之不說遂分家粟於民致任器於相徒行見公曰里窮而無告無樂有上矣飢餓而無告無樂有君矣嬰奉數君之筴以隨百官之吏民飢餓窮約而無告使上淫泐失本而不師嬰之罪大矣再拜稽首請身而去遂走而山公從之曰寡人有罪天子倍棄援寡不足以有為也夫子不顧社稷百姓乎願夫子之幸存寡人寡人請奉齊國之粟米財貨委之百姓多寡輕重惟夫子命之遂拜於塗晏子乃返景公收于曙梁十有八日而不返晏子自國往見公比至衣冠不正不革衣冠望游而馳公望見晏子下而急帶曰夫子何為遠國無有故乎晏子對曰不有急也雖然嬰願有復上八皆以君為安野而不安國好獸而惡民臣聞之魚鼈厭深淵而就淺故得於釣網禽獸厭深山而下於都淫故得於田獵今君出山十有八日而不返上乃不可乎公曰何哉吾為美誦之不正乎則太祝子游存矣為諸

賓客莫之應乎則行人子羽存矣為田野之不

國家之有餘不足乎則吾子存矣寡人之有五子猶心之有四支心有四

心得佚焉今寡人有五子故寡人得佚焉豈不可哉晏子對曰嬰聞之與君言

異人心有四支而得代焉則善矣今四支無心十有八日不死子公於是

而歸景公藉重而獄多拘者滿囹圜怨者滿獄晏子諫公不聽公謂晏子曰獄

國之重官也願托之夫子晏子曰今夫胡貉成狄之蓄狗也多者十有餘

五六然不相害傷今束鷄豚妄殺之其骨中央皮可立待也且夫上正其治下

審其論則貴賤不相踰越今君舉千鈞爵祿而妄投之於左右左右爭之甚於

胡狗而公不知也寸之管無當天下不能足之以粟今齊國丈夫耕女子織夜

以接日不足以奉上而君側皆雕文刻鏤之觀此無當之管也而君紆不知五

尺童子操寸之煙天下不能足以薪今君之左右皆搽煙之徒而君終不知錡

鼓成肆于戚成肆。雖禹不能禁民之觀也。且夫飾民之欲。人所難也。而况奪其財而亂之勞其力而疲之常致其苦。

禁其心。獄痛誅其

罪非嬰所知也。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塵土不可以居請

更諸爽塏者晏子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人近市

朝夕得所求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富聞之

敢不識乎公曰何貴何賤是時也公煩於刑有鬻踊者對曰踊貴而屨賤公愀

然改容公為是省於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溥哉晏子一言而齊侯省刑詩

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其是之謂乎。景公飲酒夜移於晏子前驅欵門曰君

至晏子被玄端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政乎國家得微有事乎君何為非時而

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簋籩者

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司馬穰苴之家前驅欵門曰君至穰苴介冑操鼓

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畔者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

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將軍樂之穰苴對曰天布薦席陳簋籩者有人臣不敢

與焉公曰移於梁丘據之家前驅欵門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擊竽行歌而

出公曰樂哉。今夕吾飲也。徵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徵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

轉附 朝舞

地理 轉附朝舞皆山名也 疏 轉附朝舞據梁時顧野王釋云澣水名出南陽

志云 恐誤澣為澣地並未詳云 景公傳云 轉附乃大公之墓即武陵是也 琅琊乃

桓公之墓所謂穆陵是也

琅琊 東海

司馬長卿子虛賦曰齊東渚鉅海南有瑯琊鏡 言齊以大海為著瑯琊 瑯琊

瑯為齊南上邑者按地理志云瑯琊邑名是也 水經 瑯琊山名也 越王勾踐

景公游海上踰時弗友則從流故友可知其好也至誅守禽之吏則從之無厭可知其飲酒而至於樂則樂之樂則樂知

大明一統志云琅琊在今青州府諸城縣

齊南上邑者

地理志云

水經 瑯琊山名也

越王勾踐

諺文曰東海之別有海故東海

白孔帖云齊景公遊海十月而不歸

之故國也。勾踐并吳欲霸中國徒都琅琊。秦始皇二十六年滅齊以為郡城。秦皇所築也。遂登琅琊大樂之山作層臺於上。謂琅琊臺在城東南十里。孤立特顯出於眾山。上下二十餘里。傍濱巨海。秦主樂之。因留三日。乃徙黔首一萬於此山之下。復十二年作臺基三層。層高三丈。上級乎。方二百餘步。高五里。築臺六碑。紀秦功德。臺上有神淵。淵主靈焉。人汗之則竭。齊潔則通。廟在齊八祠中。漢武帝亦嘗登之。陸明鈺音渤海圖論云。夫海者百谷之主。而萬水之宗也。山東三面瀕海。登萊二府島嶼環抱。其在青濟則樂安日照濱州利津。霑化海豐諸境。皆抵海為界。稱勃海云。博物志云。海中有蓬萊方丈金銀宮闕仙人所集。十洲記云。東海中五百里有不死草。返魂樹。此固秦皇漢武所以求之而不得也。

巡狩

黃帝大一統。先知巡之年。當視太一與太白在泗淮之歲為狩。

疏云。天子往于諸侯。謂之巡狩。巡狩者謂天子所守土也。如歲二月東巡。狩五月南巡。狩八月西巡。狩十一月北巡。

王者所以巡狩者。循也。狩。牧也。為天下循行。守牧民也。道德太平。恐遠近不同。化幽隱。自不得所。考禮義正法度。同律曆。計時月。皆為民也。尚書曰。肆觀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脩五禮。尚書大傳曰。見諸侯。問百年。太師陳詩。以觀民命。風俗命市。納賈以觀民好惡。山川神祇有不與者。為不敬。不敬者。削以地。宗廟有不順者。為不好。不好者。黜以爵。變化易樂。為不從。不從者。君流。改衣服制度。為畔。畔者。君討。有功者。賞之。尚書曰。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巡狩所以四時出。何當承宗廟。故不踰時也。以夏之仲月者。同律度量衡。得其中也。二月八月晝夜分。五月十一月陰陽終。書曰。二月東巡狩。至於岱宗。柴。五月南巡狩。至於南嶽。八月西巡狩。至於西嶽。十一月北巡狩。至於北嶽。所以五歲巡狩。何為太煩也。過五年為太疎也。因天道時有所生。歲有所成。三歲一閏。天道小備。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歲一巡狩。禮云。夏官職方氏。王將巡狩。則戒。

狩是也

於四方曰各脩平乃守守謂四境之內脩也故乃職事無敢不敬戒秋官大行人十有二歲王巡狩殷國則諸侯皆來朝謂之殷見皆所以撫邦國也諸侯之王事朝王辨其位正其等正尊卑上協其理協饗餼饗實而見之以實禮虞書云五載一巡狩群后四朝四方諸侯分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作四年來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民功曰庸敷奏以言者使各陳其為治之說言之善者則從而明明考其功有功則賜車服以旌異之其言不善則亦自告飭之也

述職

疏諸侯朝覲於天子謂之述職述職者謂述已之所守職也如春朝以圖天下之事夏宗以陳天下之謨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是也

遊豫

疏統而言之則遊與豫皆巡行也別而言之則遊者有所縱而至於適也豫者有所適而至於樂也於遊則未至於豫豫則不止於遊也管子曰先王之遊

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遊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豫

生啓諸蟄於潛戶秋豫以收成觀豐年之多稼

徵招角招

劉歆鐘律書云徵者祀也物盛大而繁祀也五行為火五常為禮五事為視角者觸也物觸怒而氣載也角也五行為木五常為仁五事為親蓋人君為民則民力繁盛生機鬱勃故取徵角

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恣遷之音矣宮屬土絃用八十一絲為最多而聲至濁於五聲獨尊故為君象商屬金絃用七十二絲聲次濁故次於君而為臣象角屬木絃用六十四絲聲半清半濁居五聲之中故次於臣而為民象徵屬火絃用五十四絲其聲清有民而後有事故為事象羽屬水絃用四十八絲為最少而聲至清有事而後用物故為物象聲音之道與政通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破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賈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

其要在康庶事制瑟以歌南風其要在阜民財樂以招名即是此意

樂書云舜作歌以勅天命

晉書曰書卷之二五梁惠王下

云齊南有

泰山史記

封禪書云

此山皇帝

之所常遊

自古受命

帝王未有

昭符瑞見

而不臻乎

泰山也泰

山下明堂

本周天子

東巡狩朝

諸侯之地

禮記明堂

位云明堂

者明諸侯

之尊卑皆

成王封周

公子世皇

三三

合傳世世

祀周公以

天子之禮

樂然則泰

山下明堂

即周公朝

諸侯之處

蓋魯封內

有泰山後

嘗為齊所

伐故齊南

明堂

尸子云黃帝曰合宮有虞氏曰總章商曰陽館周曰明堂。禮明堂位云昔者周公

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展南鄉而立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

位階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

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

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九

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四塞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明堂也者明

諸侯之尊卑也。大戴禮云明堂凡九室一室有四戶八牖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

茅蓋屋取其潔上圓下方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周禮考工匠人夏后氏世室殿

人重屋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每筵長九尺。此東西九筵廣八尺南北七筵

深六丈堂崇一筵高九尺五室堂有五室凡室二筵每室一筵一丈八尺朱子明堂說云

論明堂制者非一竊意嘗有九室如井田之制東之中為青陽太廟東之南為

青陽右个个者四面東之比為青陽左个南之中為明堂太廟南之東即東之

南為明堂左个南之西即西之南為明堂右个西之中為總章太廟西之南即

南之西為總章左个西之比即北之西為總章右个北之中為玄堂太廟北之

東即東之比為玄堂右个北之西即西之比為玄堂左个中為太廟太室凡四

方之太廟異方所其左个右个則青陽之左个乃玄堂之右个明堂之右个乃

總章之左个總章之右个乃玄堂之左个明堂之左个乃青陽之右个也但隨

其時之方位開門耳太廟太室則每季十八日天子居焉古人制事多用井田

遺意此恐然也。此朱子按禮記月令為說神契明堂者天子布政之宮上圓下方八窓

四闥在國之陽新論王者造明堂上圓下方以象天地為四面堂各從其色以

仿四方文苑明堂賦赫赫明堂居國之陽魏我特立鎮壓四方所以施一人

堂盛貌也

稱明堂明

政之宮故

異義曰布

許慎五經

也

堂高明貌

釋名云明

堂者猶堂

也

後漢明堂

銘曰布政

之室上員

下方歇則

天地在國

正陽窓闥

四設流水

洋洋順節

行化各居

其房春恤

勿孤夏進

賢良秋薦

武人多識

關梁

按岐山在

漢右扶風

美陽縣西

北唐屬岐

州岐山縣

山之南有

周原葢周

之舊國也

之政令。朝萬國之侯王。面室有三。總數為九間。太廟於正位。處太室於中。

靈啓閉乎三十六戶。羅列乎七十二牖。左个右个。為季孟之交。分上圓下方。法

天地之奇偶。及夫諸位散設。三公最崇。當中階而列位。與群臣而不同。諸侯東

階之東。西面而比。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而相向。諸子。應門之東。而鵠立。諸南

應門之西。而鵠望。戎夷金木之戶外。蠻狄水火而位。配九采外屏之右。以成列。

四塞外屏之左。而遙對。朱干玉戚。森聳以相參。龍旗豹韜。抑揚而相錯。肅肅沉

沉。巒崇壑深。煙收而卿士齊列。日出而天顏始臨。戴冕旒以當軒。見八紘稽顙。

負斧哀而南面。知萬國歸心。

岐

雍錄。太王都岐周。岐周在鳳翔府西五十里。鳳翔府東至唐都三百一十里。是

岐周之地。在唐都三百六十里也。路史云。岐古有岐伯。至古公。避狄遷岐之

陽。鳳翔岐山縣西北。有岐城。故址。後魏為岐州。以山之岐而名。首開領。太王

初為岐侯。操在郿西北。不百里。而邇又在岐西北。四百里。南有周原。而乾之永

壽亦為邇地。故傳謂自稷至武。五遷不出所封。以此。

耕者九一

朱子曰。方一里為一井。其田九百畝。中畫井字。為九區。一區之中。為田百畝。

中百畝。為公田。八家各受私田百畝。而同養公田。是九分而稅其一也。凡一

井。九夫。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旁加一里。為洫。則方十里。析為六十四

井。出稅三十六井。治洫四面。為縣。四縣。為都。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則方百

里。為一同。都計萬井。九萬夫。內取六十四个。六十四井。計四千九十六井。三萬

六千八百六十四夫。出稅又下六十四个。三十六井。計二千三百四井。二萬七

百三十六夫。治洫又三十六个。方十里。計三千六百井。二萬二千四百夫。治洫

故井田之法備於一同遠郊內居地曰同甸地十二同甸一十同縣地二十

八同分甸地為六遂餘為公邑蓋以賜者為采地以不賜者為公邑

關上郊關中禮記月令王制云關執禁以義李異服識異言禮地官司虞掌國課之節通貨賄以聯

門市司貨賄之計禮記月令王制云關執禁以義李異服識異言禮地官司虞掌國課之節通貨賄以聯

凡所達貨賄者則以節傳出之國凶札則無門閭之征凡四方之賓客叩關則為之告有外內之送令則以節傳出納之

市

風俗市特也言交易而退恃以不價也易解神農氏日中為致天下之民

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益取諸嗇嗇一曰祝融作市禮記天官內宰

肆諸行列陳其貨賄出其度尊淳制度去大量謂布帛肆諸行列陳其貨賄出其度尊淳制度去大量謂布帛

之治教政刑量度示令以次叙分地而經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以政令禁物

靡而均市以商賈阜財而行市以量度成賈而徵價以質劑結信而正訟以賈

民禁偽而除詐以刑罰禁暴而去盜以泉府同貨而斂餘以泉府所藏與民同

之民無貴者族姓也大市人大市多故百姓為主朝市朝時而市商賈為

主商賈家於市朝夕市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細民之販以日

澤梁主時在焉故為主澤梁主時在焉故為主

周禮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而嚴其守以禮地官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為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於王

府頒其餘於萬民梁魚梁堰石障水而空其中以通魚之往來者大戴十

二月虞人入梁梁者主設罟罟者也詩敝笱在梁鄭箋梁石絕水之梁宋傳辨

敝笱何云乘梁之空以取魚王制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月孟冬命有

用奠邊豆共川奠泮禮記月令王制云關執禁以義李異服識異言禮地官司虞掌國課之節通貨賄以聯

禮記月令王制云關執禁以義李異服識異言禮地官司虞掌國課之節通貨賄以聯

禮記月令王制云關執禁以義李異服識異言禮地官司虞掌國課之節通貨賄以聯

禮記月令王制云關執禁以義李異服識異言禮地官司虞掌國課之節通貨賄以聯

禮記月令王制云關執禁以義李異服識異言禮地官司虞掌國課之節通貨賄以聯

禮記月令王制云關執禁以義李異服識異言禮地官司虞掌國課之節通貨賄以聯

禮記月令王制云關執禁以義李異服識異言禮地官司虞掌國課之節通貨賄以聯

之實魚鱗
蜃蛤之屬

司收水澤之賦唐文 鱗物其植物宜膏物唐文 漢有少府水衡筦榷山澤之利

鰥寡孤獨

白虎通云
鰥之言鰥

鰥昆也昆明山 愁悒不寤目嘗鰥鰥然也故其字從魚魚目恆不閉者也

也則寡者
少也言小

寡寡蹠也蹠蹠單釋名 之言也獨獨隻也言無所依也孤孤顧也顧望無所瞻見

也對耳故
鴻雁傳備

也 孝經丈夫 無妻曰鰥婦人五十無夫曰寡

喪曰寡

小雅正月之詩 全篇十三章 此卒章

此彼彼有屋蔽蔽方有穀此小貌蔽蔽實兩貌指 民今之無祿天天是極禍

也極 得矣富人哀此惻獨此然之小既已有屋矣蔽蔽實兩者人將有穀矣

詞也亂至於此富八 倘或可勝渾濁甚矣

公劉

周本紀云 公劉后稷之曾孫也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后稷卒子子實立不

末年夏后氏政衰不務稼穡不宿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間不宿卒子鞠立鞠

卒子公劉立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二水

渡渭取材用行者居者咸有以資民賴以慶乃遷邑於邠百姓懷之多徙而歸

焉周道之興實自此始故詩人思其德而歌之賦焉公劉

大雅篤公劉之詩 全篇六章 此第一章

篤公劉辟居匪康廼場廼疆始安也康寧也 廼積廼倉廼裹餼糧于橐于囊思

戢用光弓矢斯張于戈戚揚爰方啟行言厚哉公劉於民其在西戎不敢寧居

其餼糧思以輯和其民人而光顯其國家然後 以其弓矢奔鋏之倫爰始啟行而遷都於豳焉

橐囊

孫奕示兒篇說文曰有底曰橐無底曰囊董氏曰無底曰橐有底曰囊唐韻曰

晉甫曰書卷方 上在梁惠王下

橐囊囊作
大口囊小

橐囊也

蒙無底囊三說不同並存之

戚揚

戚揚者者斧鉞之別名戚為斧揚為鉞鉞大斧小
斤一名天鉞以黃金飾之為黃鉞武王伐紂所執者

妃

帝王世 黃帝有元妃次妃之列別妃之名疑自此始
紀云 黃帝有元妃次妃之列別妃之名疑自此始
通云 夏殷已前 后妃之

制其文甚畧大率皆稱妃故黃帝帝嚳俱有四妃至周則天子立后正嫡曰后
其次曰妃

大雅綿之詩

全篇九章
此篇二章

此周公戒 成王之詩 追述天王 治岐周 陶畜龍也復重 未有室室 此章言氏之先小後大以比周人始生於沮漆 沮漆二水 古公亶父陶復陶 氏之初生自土沮漆 名在幽地 古公亶父陶復陶 陶畜龍也復重 未有室室 此章言氏之先小後大以比周人始生於沮漆 沮漆二水 古公亶父陶復陶

以開王業至太王而 而文王因 之以受天 命也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求胥宇

士師

周禮 秋官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法以左右刑罰 一曰宮禁 王宮 二曰官禁 官 三曰國禁 城中 四曰野禁 郊野 五曰軍禁 軍旅 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 于民 一曰誓 以言 用之于軍旅 二曰誥 以言 告之用之會同 三曰禁 止使 勿為用之田役 四曰糾 察其 五曰憲 表而 用諸都鄙 掌士之八成 八成謂正亂 一曰 邦洿 洿激水聲邦洿謂奸民乘上之際 二曰邦賊 潛謀陰結將 三曰邦諜 鄰國 覘同虛 四曰犯邦令 故特傲悍以 五曰橋邦令 橋作橋謂詐為王 六曰為邦盜 竊取國之 七曰為邦朋 結私黨以 八曰為邦誣 造亂言以惑者凡 寶藏者 亂政者 茲八者亂之有也 鄉士掌 六鄉之獄 五州 遂士掌六遂之獄 五縣 縣士掌鄉獄 五鄙 為遂 縣士掌鄉獄 為遂 縣士掌鄉獄 為遂

喬木

晉書 四書 卷 七 梁惠王下

郭璞云喬木枝曲卷似鳥羽也

通攷

古人立國凡廟朝壇壝宮府及臺榭之所皆必植名木如三槐九棘之類歲久則成喬木有無不足以係國之輕重

疏詩伐木篇注云喬高也故知喬

木為高大之木

世臣親臣

通攷

商有伊陟象賢周有召穆公虎是也又如春秋列國晉之范欒魯之孟既齊之高國宋之戴桓亦謂之世臣如堯舜之於禹皋湯之於伊尹高宗之於傅說武王之於周公又如漢高之於蕭何光武之於鄧禹唐太宗之於房杜宋太祖之於趙普皆謂之親臣

太祖之於趙普皆謂之親臣

太祖之於趙普皆謂之親臣

卑踰尊

周啟漢汲黯時丞相吏皆踰黯同列以尊用過之黯見上言曰陛下用人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此所謂卑踰尊也

薪耳後來者居上此所謂卑踰尊也

湯放桀

桀名履癸帝發之子孔甲之曾孫也在位五十二年商自孔甲以來諸侯多叛發在位十九歲崩子癸踐位暴虐無道天下顛怨而患之桀有力能伸鐵鉤索

伐蒙山有施氏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寵所言皆從為瓊宮瑤臺肉山脯林酒池

可以運船精隄可以望十里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妹喜笑以為樂殺直臣龍

逢眾莫敢言湯使人哭之桀怒因湯於夏臺已而得釋桀之世星殞地震

洛竭泰山崩災異迭見殷湯修德諸侯畏服桀起九夷之師不至伊尹名湯伐

桀桀曰吾悔不遂殺湯於夏臺湯出見野張網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

吾網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人吾網諸侯

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當是時夏桀於虐政荒淫而諸侯昆吾氏為亂湯乃

與師帥諸侯伊尹從湯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

與師帥諸侯伊尹從湯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

桀敗于有娥之墟奔于鳴條夏師敗績湯遂伐三鬲

武王伐紂

紂帝乙之子名辛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才力過人手格禽獸智足以距諫言足以飾非伐有蘇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寵作奇技淫巧造鹿臺為瑤室玉門厚斂以實鹿臺之財盈鉅橋之粟狗馬奇物充其其中以酒為池肉為林男女裸相逐於其間宮中九市為長夜之飲百姓怨望十有一祀以西伯昌見侯鄂侯為為三公見侯有美女入之紂女不喜淫紂怒殺之而醜鬼侯鄂侯強爭力諫并醜鄂侯西伯之長子曰伯邑考為紂御紂烹以為羹賜西伯紂曰聖人當不食其子羹誰謂西伯聖者食其子羹尚不知也克殷周王伐紂庫三百五十乘陣於牧野帝辛從武王使尚父與伯夫致師王既以虎賁戎車馳商師商師大敗紂崩內登於鹿臺之上屏遮而自燔於火武王乃手太白以麾諸侯諸侯畢拜遂揖之商庶百姓咸侯於郊羣賓僉進曰上天降休再拜稽首

西伯既卒子發立諸侯叛殷歸周者八百紂愈淫亂不止有雷聞者性阿佞進諛言紂賜之金玉而刺之賞以夏田

武王答拜先入適王所乃射之三發而後下山而擊之以輕呂斬之以其懸諸大白

室 釋名 室實也人物實滿其中也

工師

春秋月令 朔季春命工師令百工審五庫之量金鐵皮革筋角齒羽箭幹脂膠丹漆毋或不長工師司空之屬官也 孟冬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案度程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

木

魏相傳太 尚書 兗州厥木惟條長也揚州厥木惟喬高也 又云木曰曲直曲直作酸春秋元命 木之為言觸也氣動躍也周禮 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又云梓氏夏日至令刊陽木而火之冬日至令剝陰木而水之

晉書 梁惠王下

璞

尹文子曰鄭人謂玉未理者為璞周人謂風未脂者為璞周人懷璞問鄭賈曰欲買璞乎鄭曰欲之出其璞視之乃鼠也因謝不取

萬鎰

吳氏曰按鎰本作溢以米一升加滿而名二十兩金之鎰重亦如之粟米之法一鎰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故國語吳都賦註遂誤謂二十四兩為鎰

國語

二十四兩為鎰禮云朝一鎰米註亦謂二十四兩今註誤為二十四兩

玉人

考工記云玉人之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璫伯用將繼子男執皮帛天子圭中必四圭尺有二寸

周禮考王記注云攻玉之上王人為長

職國策云趙與燕秦黃金百鎰註二十兩為一鎰

規

以祀天大圭長三尺杼音柱上終蒸首天子服之上圭尺有五寸以音裸圭尺有二寸有璫以祀廟琬圭九寸而纒以象德琰圭九寸判音易行逸論治玉謂之琢亦謂之雕

燕

燕今北直順天府

燕姬姓伯爵周同姓功臣曰君奭佐武王定天下為周太保食邑於

之名

康公相成王王自陝以西諸侯封其子為燕伯其地幽州薊縣是也

各齊四壁云

北燕在春秋時最為僻小能自見於中國者不過三四大率制命於齊七雄之際為齊所取後賴五國之力樂毅為將然後勝然卒於得七十城不能守也故蘇秦說趙王曰趙北有燕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燕王曰寡人國小西迫強秦南近齊趙強國也又曰天下之戰國七而燕越弱焉獨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昭王謂郭隗曰孤極知燕弱小不足以振齊蘇代曰齊之強燕猶不交奉陽

名公九世至燕惠侯六世孫魏侯之七年魯隱公即位秋公十三年西狩獲麟後六世易王立傳王獵者八世至燕王喜坐太子丹事為

魯甫四書卷下上孟梁惠王下

秦所滅

君曰燕弱國也東不如齊西不如魏

燕王噲 齊人代勝之注

蘇秦弟代厲亦以遊說顯於諸侯燕相子之與蘇代婚欲得燕權蘇代使於齊而還燕王噲問曰齊王其伯乎對曰不能王曰何故對曰不信其巨於是王屬國於子之燕國大亂齊取之醢子之殺燕王噲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為昭王

壺漿

公羊傳曰齊侯唁公於野井國子執壺漿何休云壺禮器腹方口員曰壺漿水飲也或曰酒也 助禮陳饗或八壺或六壺士旅兩壺鄉大夫方壺士旅圖壺漢賈誼弔屈原賦曰幹棄周鼎而寶康瓠 郭璞曰康瓠壺也 蓋壺之為器其員非必皆殊為之特 禮圖 酒壺受一斛口徑尺足高二寸 釋名 漿將也 取名於漿而巳

之寒温多少由體相將順也

周漿人掌共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醢人于

府賈公彥疏云鄭注漿今之載漿也者此漿亦是酒類故其字亦從載從

省載之言載米汁相載漢時名為載漿 唐史食 中宮為官市使每出沾漿

餅之家皆徹肆閉門 白孔 注云姜子牙少貧賣漿

商書仲虺之誥 仲虺為湯左相

成湯 武功成故 放桀于南巢惟有惻德曰子恐來世以台 我為口實仲虺乃作

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又 治民 有夏昏德民陷塗

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 繼而 所行 茲率厥典奉若天命夏王有罪殪

誣上天以布命於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 爽 明厥師 曰賢附勢實繁 徒

同惡 相濟筆我邦於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 言為桀 小大戰戰罔不懼於非

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

精補四書卷之十一 梁惠王下

列王之齊 中道而反 曰吾食子 十漿而九 漿光飽

周禮秋嘗 冬烝其饌 獻用兩壺 尊室客上 公壺四十 侯伯三十 天子男

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彼天子后後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善善也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惡惡也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竟

春秋北演

爾雅曰雲出天之正氣霓出地之正氣雄謂之虹雌謂之霓則雲陽物也陰陽和

斗之亂精也

而既雨則雲散而霓見矣離騷雌蜺嫫以曾撻春秋運斗樞云樞星散為

按曆通政經云且見

虹霓舊謂虹常雙見鮮盛者雄其間者雌也一日赤白色謂之虹青白色謂

于西則為兩暮見于

薄滿日照兩滴則虹生今以水噴日對視之則暈為虹霓故今兩氣成虹朝

東則兩止且見于西

陽射之則在西夕陽射之則在東耳又亦虹屈寬也主雨風虹月暈也主風

而紀亦者則大雨暮

淮南子曰天二氣則成虹是也虹淫氣也然不暈於日不成也月季春虹始

見于東而雨止

見蔡邕以為虹常依陰雲而出於日無雲不見大陰亦不見常以日西見東

春秋潛滯

方世傳虹能入溪澗飲水信然嘗有見夕虹下澗中飲者虹兩頭皆垂澗中使

色曰虹五色迭至將

則為日丹銘莊子曰陽炙陰成虹禮疏云日照兩滴則虹生蓋雲薄滿日照

于宮殿則有兵革之象

日射雲則虹特明耀異常或能吸水或能吸酒朱子云既能吸亦必有形質詩

謂蝦蟇其字從虫俗謂之蠃其字從魚俗又謂之旱龍依其形質而名之也

象

旄倪

孫疏曰按爾雅黃髮倪齒壽也然則趙注云倪弱小非止幼童之弱小亦老中

之弱小耳

鄒穆公

穆公曹姓子爵出自顯帝玄孫陸終第五子安之後武王克商封安之苗裔曹

挾于邾為附庸魯隱公元年邾儀父克會盟於蔑自克世從齊桓公尊周進爵

晉書曰書卷之七十五梁惠王下

為子克後九年桓公革之克子瑣立十二年傳文公音籛除音卜遷於繹文公卒邾與魯世為仇敵及穆公改邾曰鄒穆公有合食鳧雁必以糝無得以粟於是倉無糝而求易於民二石粟而得一石糝吏以為費請以粟食之穆公曰是非汝所知也夫百姓飽牛而耕暴背而耘勤而不敢惰者豈為鳥獸哉粟米人之上食奈何其以養鳥爾知小計不知大會周諺曰囊漏貯中而獨不聞與夫君者民之父母取倉之粟移之於民此非吾之粟乎鳥苟食鄒之糝不害鄒之粟也粟之在倉與在民於我何擇鄒民間之皆知私積與公家為一體也此之謂富邦

經

山海經曰東海之外有大壑 莊子諄芒東之大壑遇死風於東海濱死風曰子將之大壑奚為壑之為物注焉而不滿取焉而不竭 列子曰渤海之東不知幾

億萬里有大壑實惟無底之谷

倉廩

倉所以儲粟廩所以藏米

禮

地官甸人掌粟入之藏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

若穀不足則止餘法用

法用法所當用者不足則止其不急之用不敢求豐

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頌之

地官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賜稍食

匪頒委人所掌諸委積也賜王所賜予也稍食仕

者之祿

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不以詔國用以治年之豐凶

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

鬴釜同六斗四升每人一月食穀四鬴則年之上也下倣此

人三鬴中也人

二鬴下也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

管子曰倉廩實

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

滕文公

左傳孔疏索譜云滕姬姓侯爵文王第十四子叔繡後也武王克商封之于滕至

自叔繡至宣公十七世今春秋春秋後六

曾補四書

上丘梁惠王下

此而齊景公亡滕按滕侯毅當魯隱公七年卒而不書名未同盟也數傳至定公尚為宋役迨定公卒在滕景之前

子文公見孟子聞性善堯舜之說行喪禮舉井田厥後二十一年為宋所滅其地在兗之龔丘今滕縣是也地理志云沛郡公丘縣故滕國也周文王子錯叔繡

所封三十一世為齊所滅又云今山東滕縣薛今山東縣有薛城

魯國薛縣左孔疏案譜云薛任姓黃帝之苗裔奚仲封為薛侯今魯國薛縣是也奚仲遷於郟仲居薛以為湯左相武王復以其曾為薛侯齊桓霸諸侯獻公始與魯同盟小國無記世不可知亦不知為誰所滅

太王遷邠

邠即豳在應州岐山之北葉為后稷封于邠及公劉復修后稷之業立國於此復修后稷之業今邠州三水縣是也莊子太王實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

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太王實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為吾臣與為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策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下詩攷鄭氏譜云邠者后稷之曾孫曰公劉者自邠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今屬右扶風醜音邑韋昭云邠西近戎北近狄公劉始

郡縣志云邠州城即公劉邑邠後魏為邠州改為豳後改為邠州通輿邠州古豳國邠縣志云古豳城在邠州山水縣西二十里公劉始都處

岐山

岐山在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十里亦名天柱山漢右扶風美陽縣西北周太王所邑文王始亦治焉西京賦注說文曰岐山在長安西美陽縣界山有兩岐故因以名焉周之興也鸞鸞鳴于岐山成王有岐山之蒐石鼓文在天興縣南二十里石形如鼓其數有十韋應物詩謂宣王大獵岐陽韓愈歌亦云蒐岐

按周公廟在岐山西北七八里廟後百許步有泉依山湧列異當國史所

補遺書卷下

謂潤德泉世亂則竭者也

陽其文可見者四百六十五 顏師古曰梁山在夏陽岐山在美陽即今岐州岐山縣箭括嶺也

皮幣

按皮幣謂以皮為幣也 疏後人以狐貉性多疑故以皮為之裘也

周禮春官小行人合六幣 大幣諸侯所圭以馬 銳首曰圭 璋以皮 半圭曰璋幣用也 王之後 璧以帛 璧員而中虛 琮以錦 琮方而入面其幣用 琥以繡 琥為虎形其幣用繡 璜以黼 璜與璜子男用之 此六物者和諸侯之好故 史記平準書云古者布幣諸侯以聘享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績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

珠

財貨源 珠生於大海中乃蚌蛤胎也 埤雅 龍珠在頷鮫珠在皮蛇珠在口鼈珠在足蚌珠在腹 七經 珠母者大珠在中小珠環之 後漢書云珠蚌中陰精也

玢音瓊明珠色也璣珠不圓也 管子曰玉起於禺山珠起於赤野先王以殊玉為上幣

耆老

禮八十曰耆 釋名 六十曰耆耆指也不從力役指事使人也又至也言至老境也又強也

梁山

正義 括地志云梁山在雍州時縣西北十八里鄭玄云岐山西南然則梁山橫長其東當陽西北臨河其西當岐山東北自豳適周當踰之矣 王海 梁山在京兆府奉天縣北五里古公踰梁山秦立梁山宮又同州韓城縣南十九里亦有梁山漢左馮翊夏陽縣西北

魯平公

韓奕詩所謂奕奕梁山也爾雅謂為晉室

魯丕公名叔景公子也平公五年周樂正子為政六年孟子自齊而歸過魯平公將因樂正子以見孟子嬖人臧倉止之

樂正子

廣文 平公與齊宣王會於鳧繹山下樂克備道孟子於平公曰孟子私淑仲尼其德輔世長民其道發政施仁君何為不見乎樂正姓也子通稱也名克按

樂正是樂官之長或者先世曾作樂官來子孫遂以為姓樂正裘亦是二人以此見樂正是姓如司馬亦是因官以為姓

樂正子 樂正子 樂正子 樂正子 樂正子 樂正子 樂正子 樂正子 樂正子 樂正子

樂正子 樂正子 樂正子 樂正子 樂正子 樂正子 樂正子 樂正子 樂正子 樂正子

嬖

左傳 曾隱公有云嬖人之子杜預曰雙親幸也釋名註曰嬖而得幸曰嬖

乘輿

司馬彪續漢書輿服志曰小使車者皆團圍皆珠赤轂白蓋赤帷從騶騎四十人

此義曰秦 始車去其 輪而輿之 漢代遂為 人君乘輿 之始也

皆追捕考按有所物取者之所乘也黃巴曰乘輿金根車五輪皆朱班重牙二轆於外乃復設轆者也季尤小車銘曰

員蓋象天方輿法地輪法陰陽動不相離魏志王朗曰帝王之居外則飾周衛

內則重禁門將行則設兵而後出幄稱警而後踐屣張弧而後登輿清道而後

奉引遮列而後轉轂靜室而後息駕皆所以顯至尊務戒慎垂法教也 炙轂

子曰駕行羽儀道護謂之鹵簿自秦始有其名後漢胡廣作天子出行鹵簿鹵

大楯也所以打敵部伍之次皆著之簿儀其五兵獨以楯為名者行道之時甲

楯居外餘兵在內故但言鹵簿五兵精義曰大楯領一部之人故名鹵簿迨至

古今事物 陶唐氏始乘彤車白馬則車駕之始也 逸 禮王度記云天子駕六

馬 書五子之歌曰若朽索之御六馬 漢制 天子有大駕法駕小駕大駕則

公卿奉引大將軍駮乘太僕御屬車八十一乘法駕公卿不在鹵簿惟河南尹

執金吾及洛陽奉引侍中駮乘奉車郎御屬車四十六乘小駕太僕奉引侍御

執金吾及洛陽奉引侍中駮乘奉車郎御屬車四十六乘小駕太僕奉引侍御

執金吾及洛陽奉引侍中駮乘奉車郎御屬車四十六乘小駕太僕奉引侍御

執金吾及洛陽奉引侍中駮乘奉車郎御屬車四十六乘小駕太僕奉引侍御

執金吾及洛陽奉引侍中駮乘奉車郎御屬車四十六乘小駕太僕奉引侍御

執金吾及洛陽奉引侍中駮乘奉車郎御屬車四十六乘小駕太僕奉引侍御

執金吾及洛陽奉引侍中駮乘奉車郎御屬車四十六乘小駕太僕奉引侍御

執金吾及洛陽奉引侍中駮乘奉車郎御屬車四十六乘小駕太僕奉引侍御

執金吾及洛陽奉引侍中駮乘奉車郎御屬車四十六乘小駕太僕奉引侍御

執金吾及洛陽奉引侍中駮乘奉車郎御屬車四十六乘小駕太僕奉引侍御

史整車騎

漢儀注云

皇帝輦動左右侍帷幄者稱警出殿則傳蹕

警戒肅也蹕止行人也

三鼎五鼎

說文

鼎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寶器也銅鐵等物為之又曰鑊曰鬲曰罍曰錡

曰錡曰鬲

音

曰鑊

音

曰罍

音

曰錡

曰鑊

皆鼎之屬

漢郊社志云

黃帝採

宋人云五味和滋味醜具雖快其口損之為務

首山之銅以鑄鼎

鏡鑊峰曰

五鼎

是大夫之禮羊豕魚腊膚三鼎是士之禮

特豕魚腊

腊獸之乾者膚革肉也

說文

昔禹收九牧之金鑄鼎荆山之下入山林川澤

魑魅魍魎莫能逢之以協承天休易卦巽本於下著為鼎象析木以炊也

文以鼎為貞字

主父偃傳云丈夫生不五鼎食張晏曰五鼎食牛羊豕魚麋

也諸侯五卿大夫三

鼎錄

漢景帝鑄食鼎以金銀銅雜為之若瓶無足文曰

五熟是資君王之饗

又云太公鈞渭水得玉璜鑄一鼎刻其文曰璜鼎

云黃帝作寶鼎三天地人象三才

周禮

享人掌供鼎鑊以供水火之劑

本余

余即被也喪大記云小斂君錦衾大夫縞衾士緇衾皆一衾大斂二衾君大夫

士一也凡衾皆五幅鄭注云衾單被也



十